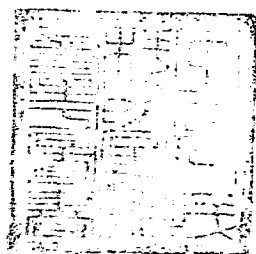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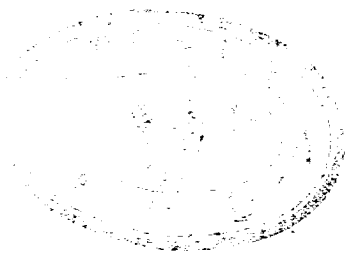


蘇聯工業史綱

克昂譯

布洛維爾著



$$\frac{165.51}{46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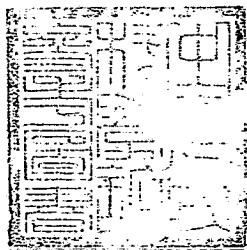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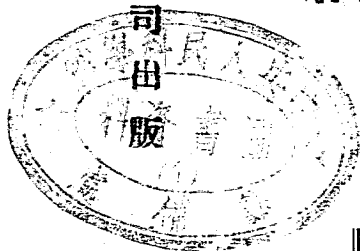
MG
F451.29
3

~~110726~~
14332

布洛維爾著
趙克昂譯

蘇聯工業史綱

天下圖書公司出版



3 2169 7990 0

目 錄

第一章 革命以前的俄國工業……………一

俄國資本主義工業之發生，俄國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三階段——工業獨佔的發生與發展——帝國主義戰爭前夜俄國工業的構成，俄國工業之落後——帝俄對於外國的資本依賴性——工人狀況——帝國主義戰爭時代的俄國工業

第二章 準備與實現十月革命時期的工業……………一五

(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七年十月前夜國民經濟狀況——布爾雪維克黨的經濟綱領——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無產階級之建立，蘇維埃政權之組織任務——勞動監督——最高經濟會議之組織——列寧關於開始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

第三章 外國軍事干涉與國內戰爭時期的工業……………二五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

工業的國有化——對於工業管理的組織——工產生產之狀況，生產規模——燃料問題——工人的數量與物質狀況，勞動生產率——共產主義的禮拜六——建設工作——列寧工業復興計劃，第九次黨大會關於經濟建設任務的決定——全俄電氣化委員會計劃

第四章 過渡到復興國民經濟和平時期的工業……………二六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

工業方面的新經濟政策——對於工業管理的改組——生產總額表，工業復興之進程——工業生產發展之速度，工業社會主義部門的鞏固——生產手段的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工業的財政狀況——基本資金與流轉資金——工人數量，勞動生產力，工資——改造工作——工業復興的總結

第五章 為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鬥爭時期的工業……………四九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

黨第十四次大會與國家工業化路線——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個時期，為國家工業化鬥

爭的工業任務——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資金來源——節約的口號——基本建設與工業改造，基金問題及發展速度——基金擴大的過程——基金的革新——工業的技術改造——社會主義工業化成就，工業生產的提高——工業發展速度——工人數量，勞動生產力——社會主義競賽——工人的物質生活狀況——幹部問題——生產組織與工業管理——國民經濟發展之第一個五年計劃

第六章 為農業集體化鬥爭時期的工業……………六九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

為農業集體化的鬥爭與工業的任務——第十六次黨大會關於為國家工業化與工業進一步任務而鬥爭的總結——工業中社會主義的勝利——「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斯大林的六個條件與工業工作之改造工業中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社會主義工業體系與資本主義體系競賽的成就——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工業的任務——第二個五年計劃頭兩年的總結——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工業發展的總結——為蘇聯技術經濟獨立性而鬥爭的成就——工業地理分佈的進步——幹部的增長——社會主義競賽的發展，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工人物質生活的改善——工

業管理的改組

第七章 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而鬥爭時期的工業……………九八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

斯大林「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斯達哈諾夫運動——勞動生產力之增加——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先期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工業方面的總結——工業技術改造的完成——新式生產與新式技術之熟習，工作技術經濟指標之改善——工業配置的改變——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三個五年計劃與工業的任務

第一章 革命以前的俄國工業

俄國資本主義工業之發生，俄國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三階段

工業為國民經濟的一部門，發生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初期。然而，目前工業之繁榮，與工業之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部門，僅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尤其是大機械工業發展的結果。俄國資本主義之迅速發展，乃開始於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即一八六一年的改革以後。

工業中的資本主義成份，遠在改革時期以前，在封建農奴經濟的胚胎內，即已誕生而有顯著之發展。在彼得一世時代，即有許多使用僱傭勞動的商人「工場」與工業企業。——固然，它們也常常同時使用農奴勞動。然而，封建農奴關係的支配地位，曾阻滯了此種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並在其發展上面印上了自己的痕跡。另一方面，在改革時期以前的俄國經濟，基於使用農奴勞動的地主工業作場，甚為普遍。正如列甯所指出的，此種事實，形成了俄國歷史的特殊現象，並造成此種所謂「農奴工場」的特殊工業形式。自一八六一年改革以後，俄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更為迅速；雖然在改革時期，農奴制的殘餘，會對俄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發生阻滯的影響。

改革時期俄國工業發展的過程與速度概況，從下列數字即可見之：

年 代	工 場 數	工 人 數	生 產 額 (單位千盧布)
一八六六	六、八九一	三四二、四七三	二七六、二一一
一八七五	七、五五五	四二四、一三一	三六八、七六七
一八九〇	一七、九四六	七一九、六三四	一、〇三三、二九九

此種數字，證明在工業資本主義時期（廿九世紀末以前），俄國工業完全是高度發展的。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間，俄國鑛冶工業的發展，較之亞歐，甚至美國尤為迅速。列甯曾解釋此種現象，認為：「年青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先進國家的範例與幫助，大為加速。」

自二十世紀之初，俄國工業發展的速度，由於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三年的危機，及隨此以後長期的蕭條而大為減低。然而，二十世紀初葉工業生產的發展，在絕對數字上，仍然很大，此從下列數字即可見之：

年 代	工 場 數	工 人 數	生 產 額 (單位千盧布)
一九〇〇	一一、六九八	一、二七四、〇七二	二、〇〇四、九五三
一九〇八	一九、五七四	二、〇一七、二三五	四、三八七、三三四
一九一三	二五、七八四	二、六一八、一四二	六、七二五、九九〇

俄國工業及其他國家工業資本主義之發展，曾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小商品生產。第二階段，資本主義的製造場。第三階段，工場（大機械工業）。俄國改造時期工業的發展，其基本程序，為從製造場過渡到工場，大機械工業的發展及其爭取支配的地位。關於這方面，從下列大工場（使用一

百工人以上者)在全部工廠工業中比重之增長，即是資證明。

俄國大工場工業之發展

年 代	大工場對於全部工廠 企業數字的百分比	大工場工人在全部工 廠工人數量中之比重	大工場生產量在全 部工廠生產量中之比重
一八七九	四、四	六六、八	五四、八
一八九〇	六、七	七一、一	五七、二
一八九四	一〇、一	七四、〇	七〇、八

于此可見，在九十年代的中葉，俄國大工場工業，曾集中了幾乎全體工人四分之一，其產量佔全部俄國工廠產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因此而堅固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其中，礦冶業大企業的比重，尤為巨大，一八九〇年，使用一百人以上的企業，就曾集中了全部礦冶工人的百分之八四、五。

到十九世紀末葉，俄國工業達到了完全高度的集中。一九〇一年，使用五百人以上工人的企業，佔全部企業百分之三、五；而集中了工人數量的百分之四六、七。一九〇二年，使用一千工人以上的企業，僅佔全部企業百分之一、三，却佔了全部工人數量的百分之三〇、九。

從工業集中的程度上說來，十九世紀末葉的俄國，佔世界的第一位。

二十世紀之初，工業集中更為加強，一九一二年，使用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已佔全部工業企業百分之四、八，全部工人數量百分之五三、三；而使用二千工人以上的企業，曾佔全部企業百分之二、一，集中全部工人數量的百分之三八、二。俄國工業，從大企業工人集中的程度上說起來，超越

了別的國家，而從技術的水準上說起來，却大為落後。這樣，雖使雇了多數的工人，一部份却係為種植技術上的落後的。這正是俄國資本主義工業集中最重要特徵之一。

工業獨佔的發生與發展

高度的集中，使俄國工業趨向於獨佔。俄國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在二十世紀之初，是在獨佔的標誌之下進行的。

尚在十九世紀之末，就曾組織了糖業廠主辛狄加。一九〇二年，曾創立了俄國冶金工廠製品販賣公會。一九一二年，市場上販賣的鐵板及普通鐵百分之七八、三，梁鐵及溝形鐵百分之九五，車輪鐵百分之八七、九等，均集中於此一公會之手。一九〇六年，曾組織了頓巴斯礦冶鐵料貿易公會。即在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〇年之間，頓巴斯全部煤產的百分之六五，會集中於此一公會之手。在石油業方面，三個公司（俄國中央石油公司、雪爾石油公司、諾貝爾石油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就控制了全部石油生產的百分之六十，以及石油加工品之大部，和轉運石油用的運輸工具之大部份。一九一四年所成立的火柴辛狄加，其產品幾佔全部火柴生產的百分之七五。在別的工業部門中，也發生同樣獨佔迅速發展的情形。

在工業獨佔發展的基礎上，在銀行業方面，也發生工業資本與銀行混合生長的過程。列甯曾引證此種事實：從彼得堡最大幾家銀行八、三、三、五百萬盧布的活動資金中，有三、六八七百萬盧布，即佔

百分之四十以上，其業務係參與各煤業、石油、冶金、與水泥工業的辛狄加的。

帝國主義戰爭前夜俄國工業的構成，俄國工業之落後

俄國資本主義工業，不論其有怎樣迅速的發展，但與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各國比較起來，仍顯異常落後。從生產品的總量上說起來，在帝國主義戰爭前夜，俄國工業佔世界的第五位，佔歐洲的第四位。

一九一二年，俄國重工業各主要部門的生產品，在絕對數字上，與其他最大的資本主義各國之比較，可從下表見之（以百萬布特爲單位）：

生產品	俄國	美國	德國	英國
銑鐵	二五六	一、八四四	一、〇九〇	六〇三
鐵與鋼	二二八	一、九三八	一、〇五六	四一八
煤	一、九〇四	二九、六〇一	一五、六一八	一六、一四六

革命以前的俄國工業，從生產品的數量上，按每個人平均計算起來，顯得越爲落後。因從俄國人口的數量上說起來，較之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各國，遠爲超過。

例如，從銑鐵的生產額方面看起來，俄國佔世界的第五位，但從每個人口的分配額計算起來，僅佔世界的第八位。一九一三年，俄國的煉鋼，在絕對數字上，比美國少七倍半，比德國少四倍，比英

國幾少兩倍。而按人口的分配額計算起來，却比美國少十一倍，比德國少八倍，比英國少六倍。（一九一三年，俄國的煉鋼，按每人口分配額計算，為三〇公斤，而美國為三二九公斤，德國為二二九公斤，英國為二七一公斤。）

一九一三年，大工業的生產額，僅佔全部工業生產總額的百分之四二、一。因此，不論改造時期俄國工業之比較迅速的發展，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帝俄國民經濟，仍帶有很明顯的農業性質。

俄國工業之落後，不僅在其生產規模之小表現出來，而且也在其技術裝備之脆弱，與勞動力之低下表現出來。

根據概算，在世界大戰以前，俄國每一工人（工業合計）平均所有的機械動力為一、五匹馬力，而德國（一九一〇年）每一工人有三、九匹馬力，法國（一九一一年）有二、八匹馬力，英國（一九〇八年）有三、六匹馬力。俄國每一工廠工人每年的工資，一九〇八年為一八一〇盧布；而美國一九一〇年為六二九四盧布。一九〇八年俄國工人一年的工資，較一八六〇年的美國少一、六倍。因此，從勞動生產力的水準方面說起來，俄國比較美國要落後半世紀。

帝俄工業落後之顯著標幟，為國產機械製造業與一般的重工業發展之異常脆弱。

一九一三年，機械製造的產量，佔全部大工業生產量的百分之六、八。大戰以前，俄國機械製造工業，其滿足國內工業裝備需要的程度，從價格方面說，僅達百分之三八、六；其他的工業裝備，則由國外輸入。許多的機器與裝備，如穿孔機，迴旋機，自動機等，俄國完全不能生產。歷延機器，水力發動機與許多其他各種複雜的機器，生產的數量則非常之低。

一九一三年，全部生產手段的生產，僅佔工業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三三、三，而消費資料的生產則佔百分之六六、七。同時，一九〇八年，冶金業的生產額，僅佔全部工業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一，紡織工業生產額則佔百分之二八，食品工業生產額則佔百分之三四以上。國內生產手段的生產，不會滿足擴大的資本主義再生產之要求，因此而加強了帝俄對於外國資本之技術經濟的依賴性。

列甯會寫道：「在農民解放以後的半世紀中，俄國鐵的需要增加五倍，而俄國却仍是異常落後，它是一個可驚的落後，貧窮與半野蠻的國家。在現代化裝備的生產上，它比英國落後四倍，比德國落後五倍，比美國落後十倍。」

帝俄對於外國資本的依賴性

俄國由於經濟政治落後的結果，而變成西歐資本主義的依賴者，此種依賴性，特別明顯的表現在工業方面。

列甯在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即曾指出外國資本向俄國工業投資的加強，並深刻地揭露了鼓勵外國資本家投資俄國的動機。

列甯會寫道：「它們貪慾地投資於年青的國家，這個國家的政府是這樣的和順……在這個國家裏面，工人的生活水準，及其所得工資是異常低下，因此，外國資本家就能够得到巨大的，存自己國家裏所未聞的利益。」

一八九〇年，外國資本在俄國整個股份資本中的份數佔百分之二五。一九〇〇年，即佔百分之三七。而一九一四年，則佔百分之四三。若僅以工業一部門而言，則外國資本在整個俄國工業股份資本中的份數，在一九二四年佔百分之四七，而在全部工業的基本資金中（即連同非股份工業企業合併計算），幾佔百分之三四。

工業中有決定意義的部門，如燃料及冶金，均握於外國資本之手。帝俄的冶金業，幾乎四分之三，有賴於外國資本（主要為法國和比利時的資本）。一九一二年，二十五個具有多數外國資本的股份公司，曾掌握各股份公司所開採的頓巴斯煤產量百分之九五、四。幾乎煤油生產之半數，握於英法資本之手，俄國各電站及電力技術企業的基本資金，其中幾達百分之九十，屬於外國資本。俄國的銀行，亦大半有賴於外國資本。列甯曾指出，從各大銀行「勞動」資本之四十億盧布中，三十億盧布以上，即四分之三以上，戰前乃屬於實際上為外國銀行（首先是巴黎和柏林的銀行）「子公司」的銀行的。

外國資本把俄國的重工業和銀行，掌握在自己的手裏，因此而可能影響其發展於自己最有利的方向，並限制其發展，這樣遂保持住俄國技術經濟的落後性，與對於外國資本的依賴性。俄國機械製造業發展之脆弱，特別由於此種情形表現出來。

工人狀況

帝俄工業工人的生活狀況，特別艱苦。

俄國工業工人的工作時間，較之任何其他大資本主義各國，尤為延長。根據一九一三年包括一、七三八、〇〇〇成年工廠工人的調查，其中百分之三十四的工人，工作時間超過了十小時。百分之十六的工人，工作時間超過了十一小時。百分之七、五的工人，工作時間為十二小時。絕大多數的工人，正如列甯所指出的，是「……十小時工作，毫無減少。」

工人勞動的衛生條件與技術安全的狀態，至為惡劣。生產中不幸事件的數目，有增無減。據工廠檢查的報告，損失工作能力三天以上的不幸事件，一九〇四年有六九、六九七件，一九〇八年有七六、四〇九件，一九一三年有一一三、三四四件。

工人們在真正的苦役勞動之下，領取低微的工資。一九一〇年，俄國工廠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資，為二二二盧布。同年美國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資，等於一、〇三六盧布，即較俄國工人多四倍半。帝俄時代，由於罰款制度，及一部份用實物代替現金工資，工人的工資更為減低。一九〇八年，資本家對工人的罰款總數為四三三、〇〇〇盧布，一九一一年，則增長到六七九、〇〇〇盧布，一九〇九年，莫斯科縣工人幾近十分之一的工資，係用食品及工廠商店的貨物發給的。列甯曾寫道：「此種工資，使工人陷入對於廠主農奴式的依賴，並給廠主以超額利潤。」

青年工人的工資，僅約等於成年男人工資三分之一；而女工的工資，僅等於男人工資的五分之三。以此，婦女與兒童勞動，遂逐漸壓擠工業中成年工人的勞動。一九一二年，工業中男工的數目，與一九〇三年比較起來，增長了百分之一八、一；而女工數目，則增長了百分之四九、三，童工和青工

數目，則增長了百分之二三、六。

工人們的居住條件異常惡劣。據一九〇八年在彼得堡的調查，具有中等預算（每年三百盧布至三五〇盧布）的工人，其中單身個人百分之四、九，僅有一半牀位；百分之二〇、四，得有一個牀位；百分之四三、七，有一個房角；百分之一一、七，有半間屋子。有家眷的工人中，百分之七、一，整個一家人佔一個牀位；百分之三五、七，佔一個房角；僅百分之七、一，有半間屋子。因此，不僅單身工人的百分之八〇、七，而且幾乎百分之五十有家眷的工人，甚至沒有一間房間。

「革命以前的俄國，如像一切資本主義各國一樣，工業危機的年代，代替了工業高漲的年代，阻滯工業的發展，給工人階級以沉重的打擊，把數十萬的工人陷於失業和貧困。」（聯共黨史簡明教程）據約略的估計，在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三年，俄國平均每年失業工人的數量，不下五十萬人。

對於工人非法的掠奪的剝削，保障了俄國本國及外國資本空前的高度利潤。如列甯所指出的，一九〇八年俄國工業的剩餘價值率，超過了百分之一百。即是說，工人一半以下的工作時間，是為自己的；而一半以上的工作時間，是為資本家做的。

同時，帝俄經濟中農奴制的大量殘殺，會阻滯着俄國工業與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促使工人生活狀況的更加惡化，在某些區域的一些工業部門，如烏拉爾的冶鑛工業，會同時保存着資本主義的剝削與某些形式的農奴制剝削。

帝國主義戰爭時代的俄國工業

戰爭對帝俄工業提出重大的要求，而俄國工業卻不能適應此種要求。

在大戰的幾年中，各重要工業部門，其生產不僅不有任何顯著的高漲，反見顯著的低落。例如一九一六年的銹鐵鍊鑄量，較之一九一三年減低百分之十。鐵及鋼的生產，減低百分之十七。煤與石油的開採，亦行減低。同時，煤的輸入大減少。一九一三年，俄國煤的輸入量約計四百萬布特；而在一九一五年，僅為四千萬布特，即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八、五。一九一六年，煤的輸入為六千一百萬布特，計一九一三年輸入額的百分之三三。鋼的輸入，雖在戰時有若干增加，然在絕對數字上仍屬微弱。一九一六年，曾輸入鋼一四、七六三、〇〇〇布特，僅為國內鋼鐵生產的百分之七有餘，甚至戰時生產減少的半數，亦不能彌補。

同時，戰時燃料和五金的需要，亦大為激增。一九一六年，僅在某項軍事要求上，即需要一七七、五百萬布特的黑色冶金，即約該年度全部生產的四分之三。因為生產和輸入的增長不足以滿足需要增長的程度，而運輸的混亂，完全阻滯五金和煤從生產區域供給消費區域，因此，國內五金和燃料恐慌，戰時數年至為嚴重。一九一六年末，冶金工廠僅會供給國防工業所需要的五金之半數。五金開始用定量分配卷來分配。在此種情形之下，與國防需要無直接關係的企業與各經濟部門，鋼的需要完全不能滿足。在戰爭的頭幾年，每年煤的缺乏即達五三〇至五八〇百萬布特。

國防特別會議，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九日的會議上曾經指出：在彼得堡，一切工廠因為煤的關係日趨停頓。由於煤的供應的停滯，使有二萬車床和八萬五千工人的工廠企業的百分之六十，陷於混亂。莫斯科在一九一五年的九、十月間，僅僅得到必需的煤的三分之一。這些煤，首先是供應為國防工

作的企業，由於此種原因，其他的企業甚至病院，完全沒有燃料。到了一九一六年，與一九一七年初，燃料危機特別嚴重。國防特別會議曾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批准，由於燃料對於工廠供應之危機，某些爲國防工作的工廠，減少工作甚至關閉。

我們曾經看到，大戰以前俄國機械製造工業是何等脆弱。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很多新的機械製造工廠創辦起來，舊的工廠加以改造和擴大。然而，這些工廠與全部機械製造工業，幾全爲着軍事需要而工作。一九一六年，軍事生產品，佔俄國全部機械製造工業出產量百分之七八以上。雖然如此，而俄國軍隊武裝配備的大部份，仍然有賴於國外之輸入。

當時輕工業各重要部門的生產量，特別降低。棉紡業一九一六年的生產量，較之一九一三年的水準減低到百分之八一、九。食品工業一九一六年的生產量，較之一九一三年的水準，減低到百分之七八、一。由於戰時五金製造工業的顯著增長，與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生產的大量減低，俄國工業各部門的結構，遂發生顯著的變化。紡織工業的比重，降低了百分之八、三；而食品工業的比重，降低了百分之二七、二。

帝俄政府企圖以官僚主義的調整國家經濟生活的方法，來防止經濟的崩潰。然而，此種企圖乃與資本家發生重大的衝突。這些資本家們，對於任何限制自己的「個人創意」的行動，決不順服。帝俄政府所創設的工業調查機構，其工作結果，僅繼續加強獨佔與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

戰爭使各重要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力，顯著低落。戰爭以前，頓巴斯煤礦每一工人每月煤的出產量，爲一二、二噸；而一九一六年的冬天，却降到了九、二六噸。勞動生產力的大爲低落，乃因爲熱

練工人被徵調到戰爭裏面去；以及用軍事俘虜，女工和青工的不熟練勞動代替他們的結果。譬如在煤礦工業中，一九一六年十月，在二五三、〇〇〇工人中有五萬五千係俘虜，有二千五百以上是難民。在工廠工業中童工青工的百分比，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佔百分之一〇、七。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增長到百分之一二、六。女工的百分比，則從百分之三〇、五，增長到百分之三六、三。

在戰爭的幾年中，很厲害的加強了對工人的剝削，使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陷於惡化。一九一五年三月九日，頒佈了取消禁止女工童工在煤礦工業中做夜工與地下工作的法令。一九一五年十月一日，依法授權工商部，批准在所有為軍事工作的企業中，使用青工童工和女工的法令。

當然，資本家們是廣泛地運用這些取消剝削青工童工與延長工作時間之立法限制的法令；這些稀少的立法限制，乃俄國工人多少年來艱苦奮鬥的結果。尚在戰爭開始之後的幾個月中，大規模的使用超額勞動與夜工，來延長工作時間，並大大增加女工童工的使用。

因為日用品物價不斷激增的結果，遂大大地減低了工人的實際工資，在莫斯科省的十個縣份，一九一六年下半年工人的實際工資，比較一九二四年的上半年，會減低百分之三四。資本家的利潤，大為增加。工業企業的平均利潤總額，以一九一三年的水準為一百，則一九一五年為百分之三八八，一九一六年為百分之二九七。

戰爭給資本家以前所未有的利潤，而其艱苦卻担負在勞動者和農民的肩上。剝削的加強，實際工資的減低，糧食危機的尖銳，凡此種種，遂促進了工人的迅速革命化。同時，戰爭會促進俄國獨佔資本之迅速發展，而趨向於國家獨佔資本主義。因此，在帝國主義俄國的胚胎內，社會主義革命必要的

性質前提，乃成熟起來。

「大戰乃一般的資本主義危機的表現，它促使這種危機尖銳化起來，並削弱世界資本主義。」（聯共黨史簡明教程）在世界帝國主義的鏈環裏，俄國仍薄弱的一環，戰爭使它比較其他參戰各國，遭受更厲害的毀壞。同時，祇有在俄國，才存在現實的力量，它能够用革命的手段，來解決帝國主義的矛盾。此種力量，即世界上最革命的俄國無產階級，它依靠着與革命農民的聯盟，及聯共黨之領導。

正由於此，「俄國的工人與聯共黨，曾在世界上首先成功地利用資本主義的脆弱性，突破了帝國主義陣線，推翻沙皇，並建立了工兵代表會議。」（聯共黨史）

第二章 準備與實現十月革命時期的工業

(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七年十月前夜國民經濟狀況

圖謀武裝暴動與社會革命的聯共黨第六次大會(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曾經在其決議裏面，描寫當時國家經濟狀況說：「……勞動生產力方面的完全崩潰與生產的解體，交通網到處的混亂與毀壞；國家財政接近於最後崩潰的狀態，瀕於飢餓的糧食危機，燃料與一般生產手段的絕對缺乏等等，使國家陷入最後經濟崩潰毀滅的深淵。」

一九一七年十月前夜嚴重的經濟崩潰，其原因正如聯共黨第六次大會的決議裏所指出的，乃戰爭的結果，生產力狀況與戰爭對它的大量需要不相適應的結果。由於俄國生產力發展水準的低下，技術經濟比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落後，俄國此種不相適應的狀況，尤為巨大。二月革命以後，在戰爭的破壞行動上，更加上不下於此的資產階級及其臨時政府的破壞政策。

資產階級及其生產組織，在革命震盪之下，會進行怠工，關廠與減少生產等等的政策，它企圖以飢餓的手段，窒息革命，會意識地促進加強經濟的混亂。

反革命的臨時政府，不僅不反對資本家企圖破壞國家勞動生產力的各種辦法，而事實上反鼓勵它，默許怠工，容忍投機，不斷的幫助提高生產手段與消費資料的物價。

下列資料證明，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與十月之間，經濟崩潰的進度是如何迅速。

一九一七年三月，關閉了使用六千六百工人的七十四個企業。四月，關閉了使用二千八百工人的五十五個企業。五月，關閉了使用八千七百工人的二〇八個企業。七月，關閉了使用四萬七千八百工人的二〇六個企業。八月與九月，關閉了使用六萬一千工人的三十一個企業。十月，莫斯科的資本家，曾準備關閉三十萬工人的企業。

頓巴斯的煤產，一九一七年三月為一五〇百萬布特，九月減低到一一一、七百萬布特。巴庫的石油產量，一九一七年十月為二四、八百萬布特，十一月減至一八、九百萬布特。棉絲織產量，從一、六三九、〇〇〇布特，減至九六七、〇〇〇布特。

鐵路運輸的狀況，亦迅為惡化。「帶病」的火車數額，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為三、三八二輛，十月一日增到五、三七四輛。車箱同時減少了百分之二八、八，即減少了二十萬輛以上。一九一七年十月，每天平均轉運一六、六二七輛，較一九一六年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四。

僅在五個月之中（三月至七月），即發行了四十五億紙幣，較一九一六年全年還多三倍。九月到十月發行的紙幣，幾達四億盧布。八月到十月中，盧布市價，降低百分之三十七。盧布的購買力，約等於十個戰前的哥比。

生產減低，通貨氾濫與投機橫行，遂使物價大為提高。一九一七年五月到八月，消費品的物價，

幾提高兩倍。同時，工人的實質工資，却完全沒有增加。例如在彼得堡，冶金工人平均每月小時的工資，五月到八月，通共增加了八、二哥比，其結果，實質工資因而跌了幾及兩倍。一九一七年中工人的實質工資，比較一九一三年來，僅達百分之五七、四。十月革命前幾個月，其比率更低。此即表明工人之整個的貧困。工人的物質生活，由於失業與關廠，而更為惡化。

農業的衰弱亦形加強。除了戰爭的破壞行動以外，臨時政府保護地主，反對農民以革命奪取土地的農業政策，亦促進了農業的衰敗。糧食對於城市的供應日益惡化，饑餓更為增強。

經濟危機之日益尖銳，城鄉勞動者所遭受之苦難，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却是孟雪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所領導的臨時政府之反革命政策。此種情形，遂加速根絕小資產階級在工人貧農中的幻想，反資產階級和地主的鬥爭尖銳化起來，工人貧農轉移到革命的方面來，在這方面起重大作用的，為布爾雪維克黨所組織的粉粹哥爾尼洛夫的事件。『與哥爾尼洛夫的鬥爭，使成熟的工兵代表蘇維埃活躍起來，把它們從妥協政策的俘虜中解放出來，把它們引導到革命鬥爭的大道上，推動它們到布爾雪維克的方面來。』（聯共黨史簡明教程）

在戰勝哥爾尼洛夫以後，八月三十一日，彼得堡蘇維埃即行宣佈擁護布爾雪維克的政策。九月五日，莫斯科蘇維埃，轉移到布爾雪維克方面。布爾雪維克在農村中的影響，迅速的增長起來。不管社會革命黨部長們的勸告，臨時政府的討伐，均不能阻止到處發展的農民奪取與自動耕種地主土地的行動，武裝變動必要的基本前提，成熟起來了。

布爾雪維克黨的經濟綱領

布爾雪維克黨準備革命，提出明確的經濟綱領，它成爲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的列甯計劃之不可分離的一部份。

列甯在有名的「四月提綱」裏，即曾指出基本的經濟方策，以阻止及消滅經濟混亂；同時，並成爲走向社會主義的初步。此一條文，在四月會議與六次大會的決議裏，以及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列甯所寫的有名的小冊子「嚴重的崩潰及如何與之鬥爭？」與「布爾雪維克能掌握國家政權嗎？」裏面，曾經有進一步的發揮。

在準備十月革命時期，布爾雪維克經濟綱領基本之點爲：

- 一、沒收地主土地及實行全國土地之國有，
- 二、銀行國有，
- 三、大工業國有，
- 四、實行生產與分配中之工人監督。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之建立，蘇維埃政權之組織任務

十月二十四日在彼得堡開始，而於十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勝利完成的革命發動，開始了十月革命的新紀元，在布爾雪維克黨領導之下，革命民衆推翻了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而以蘇維埃政權的形式，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

「自一九一七年十月到一九一八年一月至二月，蘇維埃革命普遍全國。在大部國家領土之上普及了的蘇維埃政權，其發展之迅速，列甯稱爲蘇維埃政權之『勝利的進軍』。」（聯共黨史簡明教程）

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奠定了蘇聯社會的革命改進與用共產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基礎。自此以後，任務在於消滅被推翻了，及被革命剝削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反抗，消滅一切恢復舊政權的企圖。任務在於武裝革命，與外在的敵人鬥爭。從此，勞動者的組織任務是：「在團結一切勞動者在無產階級周圍的精神下從事建設，並進於工作，以準備階級的消滅。」

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不同的一個基本特徵，在於：資產階級革命開始的時候，通常資本主義制度在封建社會的胚胎內，已存在着多少發展的形式。而無產階級革命開始的時候，却缺少現成的社會主義組織形式。因此，就發生了第二個重要的不同點，即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在於奪取政權，並引導這個政權附合於現存的資本主義經濟。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在於奪取政權，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經濟。

無產階級革命組織與建設任務的解決，用社會主義經濟代替資本主義，在經濟上越落後的國家，越加困難。

一九一七年德國混亂的環境，由於三年戰爭及臨時政府數月來的統治，使經濟上的崩潰更爲加

強。

布爾雪維克因爲在革命以前，就曾準備好經濟綱領，所以並不會對其組織任務感到驚惶失措。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後的第二天，即行着手實施這個綱領。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八日）之夜，蘇維埃第二次大會，即通過了和平與土地法令。根據這個法令，即刻無代價的取消了地主土地私有權。把地主、皇室、寺院的土地（計一五〇百萬俄畝以上），分配所有勞動者無償的使用，土地私有制度取消了，一切土地宣佈爲全民的國家的財產。蘇維埃政權成立的頭幾天，即曾實施銀行國有。不實行銀行國有，即不能實施工業的實際控制。銀行國有，是根據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命令實行的。根據這個命令，銀行業被宣佈爲國家獨佔，私人銀行併入國家銀行。

勞動監督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曾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通過勞動監督條例。

勞動監督法令第一條寫道：

「爲在一切工業、商業、銀行、業農、運輸、合作、生產團體及其使用僱傭勞動與家內工作之企業中，有計劃的調整國民經濟，特在生產，產品及原料之購銷、保存、及企業財政中，實行勞動監督。」法令中復規定，企業工人，經過選舉機構，實施勞動監督。在每一個大城市，縣及工業區域中，

會組織了工人監督地方會議。在彼得堡，會創立了全國勞動監督會議。勞動監督機構有權監督生產，規定企業生產量之最低限度，及檢查生產品原價。它們同時有權監督企業中一切業務文書。勞動監督的命令，取消了商業的祕密。勞動監督機構的決定，企業主應該遵守，祇有勞動監督最高機關的決議，才能取消這個決議。勞動監督機構，與企業主同時對國家負責維持秩序、紀律與保護企業財產之責任。

勞動監督的實行，為蘇維埃政權掌握工業的第一個方案。勞動監督應準備工業的國有，並訓練勞動幹部以鞏固它。勞動監督，及不消滅資本主義對生產手段的所有制，而準備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資本家們看出勞動監督的重大意義及其階級性，因而用一切方法以抵抗它。

「彼得堡廠主公會新聞」會把勞動監督稱為「對現在生產方法之犯罪的破壞」，其他資本家的報紙，也重複此種論調。企業主的組織以及全俄工程師聯盟及其莫斯科支部等類的團體，對勞動監督的實施，會號召堅決的抵抗，實行怠工與破壞。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烏拉爾礦業會議，會向工廠主散佈命令，勸他們不承認與不議實行任何對於企業的勞動監督，倘若要強迫實行的話，即關閉該工廠，或停止支付經費。在其他生產部門的資本家們，在實施勞動監督的時候，亦會以關廠相威脅，並實行關廠。

一八一八年中葉，資產階級的怠工，達到極點。

最高經濟會議之組織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五日，組織了最高國民經濟會議，以司領導、設計、及調整全國經濟生活之責。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命令裏說到：

「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任務，是在組織國民經濟與國家財政。爲此項目的，最高國民經濟會議製訂調節國家經濟生活的一般標準與計劃，配合與協調中央與地方經濟調節機構——各人民委員部，全俄勞動監督會議，以及各工廠與職工組織的活動。」

因此，勞動監督爲國家工業調節的基層細胞，而同時創立了設計，調節與管理工業的中央國家機構。這樣，從上而下的在組織上準備了工業的繼續國家化與社會主義的改造。

列甯在第三次全俄蘇維埃大會報告上會說：

「自勞動監督以後，我們創立了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祇有這個辦法同最近將要實行的銀行與鐵路國有化，使我們可能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經濟。」

列甯關於開始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

「……一九一八年的春天，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從剝奪剝奪者』走向有組織的鞏固既得的勝利，走向建立蘇維埃的國民經濟，列甯曾認爲必須最大限度的利用閒歇時期，去着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聯共黨史簡明教程」）

關於開始社會主義建設的詳細計劃，列寧在其有名的著作「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與「論『左傾』幼稚病』裏，曾有所發展。

列寧在分析蘇維埃俄國經濟時，曾經指出在俄國交錯着的五種社會經濟制度成份即：（一）原始經濟，（二）小商品生產，（三）私經濟的資本主義，（四）國家資本主義，（五）社會主義。在國家經濟中，佔優勢的為小資產階級成份，它乃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因此，列寧認為在基本上實行「從剝奪剝奪者」以後，應該抓住這樣的環節，即用社會主義的紀律性，與小資產階級的鬆懈和經政府狀態相鬥爭，抓住這樣的環節，以掌握整個的鏈環，並堅實地過渡到其次的鏈環。

符合本階段的主要與決定的任務，列寧認為係：

- 一、在生產品的生產與分配方面，實行嚴格而普遍的全民計算與監督。
- 二、為勞動紀律而鬥爭，列寧曾指出，祇有無產者與半無產者羣衆進行正確的，堅忍的，與有紀律的勞動，才能够戰勝資產階級，特別是最頑強與數目最多的農民資產階級。
- 三、勞動生產力之高漲與提高其組織。為此應該：第一，保障大工業的物質基礎。發展燃料、鐵、機器與化學工業的生產。第二，提高勞動羣衆的教育與文化水準。第三，提高勞動者的紀律，工作的能幹，勞動的速度與緊張性。

四、發展工業中的社會主義競賽。

五、實行按勞酬值，反對平均主義。

六、與教育及說教的方法同時，對於想從國家手裏多拿些去的人，懶惰、經營投機者，加以懲

處。

七、配合廣大羣衆普遍的創造性與自動性，在生產過程的領導上，實行堅強的個人負責制。

第三章 外國軍事干涉與國內戰爭時期的工業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

工業的國有化

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就會發生外國帝國主義與國內反革命派聯合起來，與蘇維埃政權相鬥爭。一九一八年中葉，休戰時期結束了；而開始了俄國的國內戰爭，它是俄國工農人民反對外國干涉者與國內敵人的愛國戰爭。

爲更鞏固蘇維埃政權與組織新的蘇維埃式的國民經濟，必須毀壞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工業監督雖在進行，然當生產工具仍爲資本家所有時，此種工業監督之執行不能充分。必須在銀行國有化以後，把大工業，私人所經營的鐵路，對外貿易一律國有化，而集中最高的經濟管制於國家之手。

一九一八年五月初，製糖工業國有化了，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日，曾頒佈石油工業國有的命令。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人民委員會曾頒佈命令，將一切大的股份企業如礦冶、冶金、紡織、管氣技術、鋸木、木工、煙草、玻璃、陶器、皮革、水泥、製粉機、鐵路工業等，宣佈國有。根據這道命令，曾將一千一百個股份企業，資本達三千億盧布以上，佔全部工廠企業的四分之三以上，宣佈國有。

。至一九一八年十月底，根據最高國民經濟會議與各地方機構的決議，會把各工業部門中一、二、七九個大中企業收歸國有。

由於一九一八年中開始的國外軍事干涉與國內戰爭，在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國民經濟面前，特別是在其工業面前，提出了新的空前困難的任務。在國內戰爭的頭幾日，蘇維埃俄國即與自己基本的糧食，原料與燃料地區，相互脫離。同時，戰爭會要求緊張一切力量。必須從現存的資源裏面，竭其一切可能，最大限度的利用，以期供應及裝備軍隊，保障對敵戰爭之勝利。「黨會把全國宣佈成爲一個軍營，並把它的經濟與文化政治生活，改造在戰時的軌道上。」「蘇維埃政府採行了軍事共產主義。」（「聯共黨史簡明教程」）

軍事共產主義爲適應內戰與封鎖之最困難的條件，提出了一套辦法。這種辦法是：（一）壟斷糧食貿易，建立糧食徵收制，以便計算農民的一切剩餘糧食，貯存糧食後備，以保障軍隊和工人的供應。（二）建立一切階級的義務勞務，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吸收資產階級參加體力勞動，以便調出工人，做更重要的工作。（三）在工業方面，軍事共產主義表現在：蘇維埃政權不僅把大工業，而且把各中等與小工業，控制在自己管制之下。蘇維埃政權祇有用這個方法，才能够在此種條件之下，貯存某些數量的日常消費品，以供應軍隊和農村。另一方面，此種方法會剝奪了國內敵人的經濟基礎，從而削弱了他們的力量。

至一九一八年末，各基本工業部門的各大工業，已掌握於國家之手。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間，工業的國有化，在基本上已告完成。根據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命令，凡使用五個工人以上，

而備有機械動力，或使用十個工入以上，而無機械動力之一切企業，均宣佈國有。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按照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總管理處的規定而工作的，有二、五二二個工業企業，計共使用工人七十五萬零六百人。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增至四、一四一個企業，計用工人九十三萬三千人。一九二〇年末，四千五百個企業以上，已實行國有，計達全部大工業企業的百分之七〇至八〇。

對於工業管理的組織

內戰所造成的經濟與政治環境，會要求對於工業企業管理的完全集中。

工業管理的中央機構，為最高國民經濟會議。此機構成立之初，原為國家全部經濟生活調整的機構。以後，特別自工農國防會議，根據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命令成立以後，其職權乃逐漸限於領導與組織工業的工作。

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經過其各總管理處的系統（這些管理處或者直接屬於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主席團，或者屬於最高國民經濟會議各該生產司的委員會），實施對於工業各個別部門的領導。各總管理處，為各個別工業，制定生產定規，進行各工業間原料的分配，對工業活動實施計算與監督。

然而，迅即發現增強對於工業的集中管理，遂致過份壓制個別工業的活動，特別是地方工業的活動。各個工業，本來可以在當地取得它所必須的物料和勞力，然也不得不按照中央機關的定規去領取。

由於國家領域的廣大，生產基本因素的不確定性與容易變化，交通的毀壞與生產工具的脆弱，經濟計算的異常不確實，此種情形，遂產生了官僚主義的遲滯，而給國民經濟以重大的危害。因此，第九次黨大會曾經提出：按總管理處路線的垂直的集中主義，須與按經濟區域路線（它是地方原料，交通工具，勞動力等的來源）各工業的水平並列，相互配合。同時，大會曾指出，必須增加地方居民對於工業工作結果直接的經濟興趣。

大會認為，為着改善工業領導的組織，以及節約組織力量，必須實行生產中的個人負責制，以代替現行的集團負責制；集團領導，創立於從勞動監督過渡到國家對於工業直接管理的時期，開始會像一個管理的學校，發生過有益的作用。然而，集團領導，會發生不斷的對於責任的迴避，會議上的空談，浪費力量，因而變成了對於工業發展的阻滯力。應該消除此種缺點，建立鐵的勞動紀律，絕對服從政府所任命的領導者的命令，提高領導者的威信與責任心。大會認為，必須在作坊與工場中，建立完全與絕對的個人負責制，進入工廠管理中的個人負責制，與縮減行政生產機關中中上級的合議制。第九次大會的決議裏曾經說過：「集團領導制，雖在討論與決定的過程中有其地位，然在執行過程中，應絕對讓位於個人負責制。」

大會曾對於「民主集中主義」派（薩布洛諾夫、奧森斯基、斯米爾諾夫等），給以堅決的反擊。此派人士在湯姆斯基與東斯基的支持之下，反對工業廠主的個人負責制，而堅持無限度的「集團領導制」與工業領導的不負責任性。

在國內戰爭末期，工業設計的組織會大為加強。工農國防會議改組為勞動與國防會議。在勞動與

國防會議協助之下，人民委員會於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命令創立國家設計委員會。一九二一年春，在最高國民經濟會議主席團之下，中央生產委員會開始工作，它職司一般工業生產計劃之編擬與各總管理處設計工作之領導。

工業生產之狀況，生產規模

對於維護與復興工業，雖經黨政當局之努力，然直至一九二〇年，工業繼續大為降低。

一九二〇年大工業的總生產量，比較一九一三年的水準，僅達百分之一三、一，比較一九一七年的水準，僅達百分之二一、二。此種事實，表明一九二〇年大工業對總生產量，比較一九一八年，減少兩倍半；比較一九一八年，減少百分之二三、二。

重工業對生產量，尤特別降低。一九二〇年鑛鐵的煉冶，僅達一九一三年水準的百分之二、七。鐵的生產，僅達百分之一、七。火車生產，僅達百分之一四、八。車箱生產，僅達百分之四、二。銅的冶鍊，甚為降低。可是，生產雖然這樣的少，而蘇維埃政府就未能充分利用。此種原因，或由於各該企業暫時與蘇維埃政權相脫離，或由於交通狀況的不良所引起。消費品的生產亦大為減低。一九二〇年糖的生產，僅達戰前百分之六、七，絲棉品的生產，僅達戰前百分之五、一。植物油的產量，僅達百分之三、三。

在白衛軍與干涉者暫時佔領的區域，工業所遭受的挫折尤為厲害。他們會破壞生產，淹沒礦坑，

運送企業中的裝備。一九一九年南俄鑄鐵的鍊冶，僅達戰前百分之〇、九，一九二〇年僅達戰前百分之〇、五。中部俄國鑄鐵鍊冶量，約等於戰前百分之二三、五與百分之九、三。頓巴斯的煤產量，亦甚為降低。

燃料問題

為維護工業與增加工業生產品而奮鬥，首先遭遇的一個問題，就是燃料之大量缺乏。

一九二〇年，各流域煤的生產為四六六、五百萬布特，與一九一三年的水準比較起來，僅達百分之二十一。然而，煤的輸出，還遠為減少。一九一九年，由白衛軍所佔領的頓巴斯所運出的煤，完全減少了。一九二〇年，頓巴斯解放以後，產煤量為二七二、六百萬布特，而輸出的祇達一七四百萬布特。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一九年，從烏拉爾完全沒有輸出煤。一九二〇年，從烏拉爾輸出的煤，為五千一百萬布特。一九二〇年，莫斯科近郊的煤產，由於黨政當局的努力，比較起上年度來大為增加。一九一八年的產量，為二千三百四十萬布特；而一九一九年的產量，增加至二千四百二十萬布特。一九二〇年的生產量，超出了四千萬布特以上。然而，在莫斯科近郊一帶此種生產量的發展，無論如何，不曾保障彌補燃料的大量不足。

在石油方面，也同樣情形。一九一八年，全部地區石油的生產量，為二二二、九百萬布特；而在一九二〇年，為二二、三三八百萬布特，計戰前生產額的百分之四十一。國內石油的輸出，大為減低。一九

一八年，運到阿斯達拉罕城的石油和重油，爲六千一百萬布特。一九一九年，却完全沒有。一九二〇年，爲一億一千五百萬布特，而從阿斯達拉罕城輸出的，爲七千四百九十萬布特。

蘇維埃政府，爲彌補礦質燃料的不足，減少燃料一部份的飢荒，滿足工業與交通當前的需要，特設法增加生產，與提高其他各種燃料的利用，首先是利用泥炭和木柴，一九一八年泥炭的開採，爲五千七百七十萬布特。一九二〇年，提高到九千二百八十萬布特，幾乎趕上了戰前的水準。列甯會很關心泥炭工業的發展。木柴的存儲，於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之秋，爲四百二十萬布特。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際，增加到九百四十萬布特。木柴的輸出，亦從三百二十萬布特，增加到七百一十萬布特。

工農國防會議曾經決議，燃料的轉運，應該適應軍事的需要。國防會議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個別的地方，曾實行儲存木柴的義務勞動，拉運各種的燃料，用馬車來駛運燃料，兵士以及貨物。一九一九年初，曾調用軍隊來儲運燃料。儲運木柴，也成爲軍隊的重要任務。列甯自己，並會親自領導爲燃料而鬥爭的工作。

一九一九年，在蘇維埃俄國的三十二個州燃料的消費，與一九一七年相比，爲百分之五四、五；而俄國中部區域工業的消費，與一九一六年相比，爲百分之四十三。此種水準，雖完全不够滿足全部工業的需要，然它會能够維持了製造軍火企業的生產，因此而保障了軍隊的供應。

工人的數量與物質狀況，勞動生產率

國內戰爭曾從生產當中，吸引了大量的熟練工人，而把不熟練的工人，其中一部份係出身於染有安那其色彩的小資產階級，來代替他們。飢餓把一部份工人從生產當中拉出來，走向農村去，在那裏，接近於糧食的產地。

據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公報，工業中全部工人的數目，一九一八年，為一百九十六萬六千五百人，而一九二〇年，減至一百二十七萬三千二百人。

工人的實質工資，由於國家異常嚴重的糧食狀況，一九一九年的所得，僅達戰前百分之三四、九。一九二〇年，僅達戰前百分之三四、一。在莫斯科與彼得堡工人所領口糧異常缺乏的時候，減少到每兩天祇能領八分之一的麵包。此種情形，遂引起勞動力的大量流動，與勞動生產率的大量減低。一九二〇年，一個工人全年工作的總額，較之一九一三年，幾乎減少了四倍。

共產主義的禮拜六

蘇維埃政權，由於集中了全部工業，合理利用貧乏的糧食、燃料、原料、與貨物資源，所以能够保障了戰爭的勝利。蘇維埃政權，由於它解除了壓迫者的統治，走入建設社會主義，所以能在人民中鼓舞起不懼任何艱苦困難的英雄精神。

在這個時期，勞動積極性表現出來的最明顯的範例，就是共產主義禮拜六。它為莫斯科、喀山鐵路工人所發起。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他們為要完全戰勝高爾察克，所以宣稱以後每星期逢禮拜六，

義務工作五小時。這種表現，列甯稱之為「偉大的發端」，迅速風捲全俄，其他的企業與工人紛紛效法。每逢禮拜六的勞動生產率，較之平常，增高了兩三倍。列甯賦於共產主義禮拜六以重大的意義，把它認為是千百萬民衆，爲提高勞動生產力，爲對於勞動保持共產主義態度偉大競賽的開始，把它認為是在工人階級內蘊蓄着巨大可能性的表徵，把它認為是新的社會主義勞動紀律的勝利，列甯曾經寫道：「當這個勝利得到鞏固的時候，而且祇有當這個新的集團的紀律，社會主義的紀律鞏固的時候，祇有那個時候，要倒退到資本主義才會成爲不可能。共產主義在實際上也才成爲不可戰勝的了。」

建設工作

蘇維埃政權在國內戰爭時期，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依靠着民衆，曾經進行了許多建設工作。許多大的車站，如沙杜爾電站、卡希爾電站都開始建築起來。一九一九年，在波多爾斯克很大的火車製造工廠，曾建築完工。在愛拉布熱縣，曾經發現了煤礦埋層，並開始採掘。許多科學研究所曾經開辦起來，如卡爾波夫化學研究所、肥料研究所、北方研究所等。

列甯工業復興計劃，第九次黨大會關於經濟建設任務的決定

一九二〇年一月，英國、法國、意大利，停止了對於蘇維埃俄國的包圍，雖然這並不是說軍事干

涉與國內戰爭已告終結，然而蘇維埃國家曾得到了暫時的休戰，而能够以更大的力量從事經濟建設。列甯在一九一八年所製定的走入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由於國內戰爭的發生未告實現。現在即有可能把此項計劃付諸實施。

一九二〇年三月，第九次黨大會，曾通過關於經濟建設當前任務的決議，此項決議，爲列甯於一九一八年所提出的立場之繼續發展。

大會認爲，國家經濟復興的基本條件，爲堅決實現統一的經濟計劃。在此項計劃中佔重要地位的，爲全部國民經濟電氣化問題。在工業復興與技術改造上，列甯會認爲電氣化有決定的意義的。

大會認爲，必須使全國經濟，服從於基本經濟計劃的實施。大會指出，此項計劃的實現，僅靠工人先進份子之努力是不可能的，而需要堅持而有系統的設計工作，與吸引更多的羣衆參加進來。

大會的決議裏面曾經指出：「在蘇維埃制度面前，緊迫地提出發展自己特殊的方法，以便爲全體民衆的利益，在社會主義化經濟的基礎上，提高勞動的緊張性與目的性。」大會指出，此種方法，即是競賽。它與在工人中加強宣傳影響，鎮壓生產中有名的怠惰份子，寄生份子，與破壞組織份子等方法，相並使用。爲鼓舞競賽的一件重要方法，就是獎勵制度，對於勤謹的工人，給以物質的獎勵。

大會指出，對於進行禮拜六運動的份子，應特別關切。應規定爲當地居民所感親切的任務，極力製訂每一個禮拜六運動者的技術計劃，按照目的來分配勞動力，並經濟其使用。

因此，沒有生產的科學組織，就不可能從困頓的狀態中脫離，建立有力的社會主義經濟。大會指

出，應該精確計算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專門家，並用各種方法利用之。

大會特別指出，應該動員職工會參加經濟建設。

全俄電氣化委員會計劃

根據黨九次大會關於建立統一的經濟計劃的決議，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第八次蘇維埃大會，制定和批准了有名的全俄電氣化委員會計劃，這是一個預計在十到十五年之內，在電氣化的基礎上復興全國國民經濟的具體計劃。計劃預計建築能力一百七十五萬基羅瓦特的區域電站三十個，這些電站，主要是依靠水力和地方燃料資源。在電力的基礎上，預計發展很多工業建設。會預計在最近的十年之間，南方各廠的銑鐵鑄鍊，達五百萬噸。頓巴斯的煤產，達五千萬噸。預計化學工業，首先是肥料工業要有很大的發展，要發展市政經濟，在農業生產當中使用電力等等。

全俄電氣化委員會計劃批准以後的十五年，即一九三五年，此計劃的實現已超過了兩倍半。

這樣，尚在國內戰爭完全告終以前，黨政當局即曾提出詳細的經濟建設綱領，預計復興全國國民經濟，與發展社會主義工業。

復興工業的任務，在計劃方面，與技術改造的任務，緊密地相聯着。這一點之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在整個計劃的基礎上，實施國民經濟的電氣化，把工業復興在新的，更高的技術基礎之上。

第四章 過渡到復興國民經濟和平時期的工業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

工業方面的新經濟政策

由於國內戰爭的終結，因戰爭和軍事干涉環境所需要的軍事共產主義，遂失其意義了。另一方面，軍事共產主義的系統，由於戰爭的終結，乃與農民的利益相衝突。飢餓與疲憊，使得一部份的工人也感不滿。因此，在黨的面前，就提出了制定新的經濟政策的問題，這個政策，要適應新的環境，保障建立工人與農民經濟上的融和，在最短期間，復興毀壞了的經濟，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關於經濟建設問題的這種新的規定，就是爲列甯所提議，而經第十次黨大會所通過的新經濟政策。

「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國家一種特別的政策，它在無產階級國家最高管制之下，容許資本主義，它預計着資本主義成份與社會主義成份的鬥爭；它要增大社會主義成份，而給資本主義成份以損害，它要使社會主義成份戰勝資本主義成份；它要消滅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

當創始新經濟政策時，列甯曾經指出：黨在過去的經濟進攻方面，已走過頭了，因而不能以障目已充足的根據地。因此，列甯認爲，應該稍稍向後退却，退却到稍爲接近自己的後方。從對於城市與

鄉村中資本主義堡壘之突擊式的進攻，過渡到更長期的包圍，以便蓄積力量，重新轉入進攻，以消滅全國資本主義的殘餘。

根據十次大會的決議，取消了糧食徵收制，而以糧食稅代替它。允許農民自由出賣存在他們手裏，繳納過稅務的剩餘糧食。列甯曾提出，某種貨物買賣的自由，能引起農民的興趣，迅速提高農業，而提高農業，乃為復興國家工業與壓制私人資本的基礎。

工業方面過渡到新經濟政策，說明在小工業企業中，容許私人資本（主要是租借），而把大工業集中於國家的手裏。容許某些租讓之發展，尤其當時以自力更生甚感困難的那些工業部門。

對於工業管理的改組

過渡到新經濟政策，要求對於工業管理組織的根本改造，這種改造，根據一九二一年八月九日「人民委員會關於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命令」，與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二日最高國民經濟會議所通過的「復興重工業與發展生產辦法的資本條例」。照人民委員會的命令，一切屬於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企業，要實行經濟會計，在以前，工業主要是由於預算的補助金而生存的。企業之實行經濟會計，說明在用料保障生產與產品的製造方面，賦給企業以更大的自主性。同時，賦給企業以一種責任，去合理與節約的進行生產。為着直接管理企業，特組織了托拉斯。過去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管理處」與「中央組織」，到一九二一年末，均行取消，而按照各個工業部門，組織了新的「總管理處」來代替

它。

在組織托拉斯之初，曾有若干缺點，特別是建立了許多沒有能力的托拉斯（工人的數目不到五百人），它們不能保障必要的條件，來發展聯合在它裏面的企業。一九二二年末，托拉斯的數目，接近五百個。一九二三年，却大為減少。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的命令，（關於大工業聯合企業）與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七日（關於地方托拉斯）的命令，使托拉斯的基本工作原則，得到更加準確的法律上的規定。這些命令把托拉斯規定為單一的企業，其中組織份子，為若干生產單位。

一九二四年，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成立。因而組織了各邦員共和國的最高國民經濟會議，並把托拉斯分為聯邦的，共和國的與地方意義的托拉斯。從此時起，蘇維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職權，僅限於直接管理聯邦意義的托拉斯（約計七十個），對於其餘的托拉斯，其職責僅屬於調整性質。蘇聯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機構，也有所變更。對於聯邦意義托拉斯管理的職權，屬於國家工業中央管理處。而其他托拉斯活動設計與調整之職權，屬於經濟管理總處。這一組織，基本上保存到一九二六年。

生產總額表，工業復興之進程

大工業（受統計檢查的）在復興時期各年度的生產總額，與對於戰前水準的比較如下表：

年代	生產總額 (以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物價為標準， 百萬盧布為單位)			生產發展速度 (對於上年度的百分比)			生產總額指數 (一九一三年=100)		
	全部大工業	生產手段之生產	消費資料之生產	全部大工業	生產手段之生產	消費資料之生產	全部大工業	生產手段之生產	消費資料之生產
1913	1025	4177	6074	—	—	—	100	100	100
1921	2004	876	1128	142.1	131.7	151.4	19.5	21.0	18.6
1922	2610	1173	1146	130.7	133.9	128.2	25.5	23.1	23.8
1923	4005	1925	2080	152.9	164.1	143.8	39.1	46.1	34.2
1924	4660	2109	2551	116.4	109.6	122.6	45.5	50.5	42.0
1925	7739	3356	4383	166.1	159.1	171.8	75.5	80.3	72.2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新經濟政策走上軌道的第一年，工業生產即有很顯著的發展。一九二一年，受統計檢查工業的總生產量，提高了百分之四二、一。一九二一年，煤炭和焦煤工業的生產量，提高了百分之一六、五。鐵提高了百分之四〇、五。黑色冶金，提高了百分之三二、八。機器製造工業，提高了百分之一一九。水泥工業，提高了百分之一二九、五。紡織工業，提高了百分之五一、一。皮革工業，提高了百分之一六七、四。砂糖及精糖，提高了百分之五〇、八。在工業高漲方面的此種成就，以及農業和其他經濟部門的發展狀況，使得列甯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九次大會上，關於新經濟政策實施第一年的總結時說：「我們曾經退却了一年，我們現在應該以黨的名義來宣告：已經够了！用退却所要達到的目的，已經達到。這個時候正在告終，或者說已經完結了。現在，目的應該推到另一方面：整頓力量。」

因此，新經濟政策實施第一年的結果，已完全證明其正確性，它所達到的成就，使得停止退却，以便整頓力量，從事新的進攻。

以後幾年，工業生產發展的速度很高。一九二二年，增長了百分之三〇、七。一九二三年，增長了百分之五二、九。然而，到了一九二三年的秋天，發現了工業商品市場危機的現象；雖然當時工業生產的規模，比較起戰前的水準以及國內需要的發展來，尚為落後。市場危機的原因，由於工商機構破壞了蘇維埃政府的物價政策。高度的消耗，引起工業商品的昂貴，同時，糧食的價格却向下降低。同時盤踞在最高經濟會議裏面的托洛斯基份子皮達可夫，曾頒佈犯罪的指令，大大提高工業商品的價格。此種辦法，嚴重破壞工農之間相互正確的關係。

中央黨部會設法消滅市場危機。減低了日用消費品的價格。進行貨幣改革，發行硬幣單位。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三次黨大會，號召工業工作人員，繼續改善和擴大生產，最大限度的減少消耗，改善和節約商業機關，以求工業品原價的減低。由於採取此類辦法的結果，到了一九二四年末，市場危機在基本上已告消除。一九二四年，全部工業生產量的提高，比新經濟政策的頭幾年，仍為減少，計達當時百分之一六、四。而到一九二五年，全部工業生產量的提高，即達百分之六六、一。工業此種巨大的跳躍，完全是由於貨幣改革所促進的。

吉爾仁斯基曾經說：「應該絕對承認，祇有貨幣改革，……替工業建立了堅固的基礎，而形成工業迅速復興與擴大的條件。」

由於工業生產巨大發展的結果，到了一九二五年，即新經濟政策實施的第五年，達到了戰前水準百分之七五、五，其中生產手段的生產，達到了百分之八〇、三，消費資料的生產，達到百分之七二、二。

工業生產發展之速度，工業社會主義部門的鞏固

在復興時期的各年度，工業的發展，其速度之高，是在資本主義之下所沒有看見而不可可能的。

在法國，一九二〇年的工業生產，達戰前水準的百分之六二，而在蘇聯，為百分之一三、一。雖然法國與蘇聯比較起來，法國的百分比比較高，可是法國為恢復其工業生產到戰前的規模，須要六個年

頭；而且它會利用從德國得到的大量賠償。蘇聯工業的復興，全靠自己內部的積蓄。此種情形，及其工業復興速度之快，說明了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是比資本主義為優的。很有趣的，是有名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格里尼維茨基教授，在分析戰後俄國工業復興前途的時候，曾指出工業復興的必要條件，是「大量流入外資」。可是，蘇聯全部租讓資金，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僅佔全部工業資金的百分之〇、五多一點點。

俄國私人資本的份量也不大，在全部大工業的生產裏面，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私人資本所佔的，不到百分之四。

因此，工業的發展，首先是工業社會主義部門的發展。工業的復興，相隨着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與鞏固。

生產手段的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

分析工業各部門發展的資料，證明在復興時期，消費資料生產的發展，是稍為超過生產手段生產之發展的。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中，重工業的生產，一般的是發展了百分之二八三，而輕工業的生產，發展了百分之二八九。消費資料生產發展之此種稍為較高的速度，完全附合於黨部的規定，此種規定是從復興整個國民經濟，勞動力之再生產，與鞏固工農聯合的任務出發。黨部當局遠未忘記，社會主義之基礎，乃重工業；而不復興重工業，要復興輕工業是不可能的，列甫在第九次國際大會

上，會指出：「……不挽救重工業，不復興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立任何工業，而沒有重工業，我們就不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而要瀕於毀滅的。」

列甯寫道：「我們的情況，特別困難，因爲沒有作爲復興基金的工具，機器，裝備等。正由於此，工業，即『重工業』，爲社會主義的主要基礎。」

然而，在世界大戰與國內戰爭所引起的可怕的毀壞以後，復興國民經濟的條件，必須首先發展消費資料的生產。經過了好幾年的飢餓以後，必須使工農民眾飽食暖衣。雖然已經允許農民出售剩餘糧食與農產品，然而必須保障他們可能取得工業產品。列甯在十次大會上曾經講到：「經濟的休戰時候是應該的。我們認爲要把黃金基金，用在生產手段的生產方面，首先是製造機器，但是，假若我們會購買了機器，那麼我們也可以自己來建設我們的生產。然而，爲着要做這件事情，就要使工人農民能夠工作。但是，假若他們疲憊不堪，在大多數條件之下他們是不能工作的。應該維護他們，應該把黃金基金投在消費資料方面……」黨部當局從列甯的這種立場出發，一方面，不忘記重工業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中的決定作用，一方面，在經濟恢復時期，實行消費資料生產特別發展的方針。此種政策，它本身已證明其正確。它會保障了不僅滿足農民的消費與農業的發展，不僅復興了輕工業，而且也恢復了重工業。如像我們已看到的，重工業一般的發展速度，比較起消費資料生產的發展速度來，相差不過一點點而已。

另一方面，在復興時期的最後幾年，新的投資方向，主要是向着重工業的。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與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在生產手段生產方面的資金消耗，約計全部工業投資的百分之七

十。在投資規模方面，石油與冶金工業佔第一位。

工業的財政狀況

工業的復興，伴隨着工業財政狀況的改善與鞏固。

在內戰時代，發生了工業基金的強烈的「咬蝕」情形。這是由於：第一，因生產量降低，低弱的運輸企業，勞動生產力的降低而引起的生產損失的結果。第二，國家從工業方面拿起的，比較它按預算財政規定給與工業的還要多。

在新經濟政策的頭一年，即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工業基金的「咬蝕」情形仍在繼續。從工業方面，不計其資金的損失，無代價的拿取物資的數量，在本年度約計七千五百萬盧布，然而，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工業就開始獲取利潤。

工業財政狀況的改善，乃由於全部國民經濟的鞏固，工業生產的發展，實行經濟會計，生產力的提高，預算的鞏固，金融流通的恢復，銀行信用發展的結果。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開始，社會主義工業純利，逐年增加：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為九千六百萬盧布。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為一億三千萬盧布。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為四億五千八百萬盧布。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為六億一千萬盧布。獲得利潤最多的，為輕工業。

基本資金與流轉資金

由工業積存的資金，從國家預算所取得的資金，以及銀行信用表現的資金，其基本資金與流轉資金開之分配如下表：（單位百萬盧布）

全部資金	一九二一—三年	一九二三—四年	一九二四—五年	一九二五—六年
	五八一	七九一	一二五五	一四六七
其中流入：				
基本建設工作者	一一〇	二〇九	三八五	八一
流轉資金者	四六一	五八二	八七〇	六五六

從以上數字證明，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以前，投於流轉資金的數目，較之消耗於基本建設工作的數目，超過甚多，僅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消耗於基本建設工作的數字，第一次佔了優勢。在工業復興過程之進行，基本資金之活用上，此種情形，完全是自然的。然而，在復興時期的頭幾年，不多的基本建設工作之投資，對資本基金的「咬蝕」，仍然繼續；因為基本建設工作，仍未曾掩蓋了當前裝備的損壞。一方面是工業生產之迅速發展，一方面是資本基金的「咬蝕」，變成工業發展的阻滯力，雙方之間，遂形成矛盾的現象。因此，在一九二四年的秋天，遂嚴重提出擴大工業基本資金的問題。尚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資金的消耗，除了為工商機器修理的預備金以外，約超過

了一億盧布。在第二年，即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基本資金的投資有了新的跳躍。

工人數量，勞動生產力，工資

在復興時期，工業生產的發展，由於生產力的高漲，甚為巨大。每一工人每年度的生產，不斷提高。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為五三五盧布（以戰前價格計）。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達一六七三盧布。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達一八六四盧布。一九二五年，每個工人每年平均的生產，達戰前百分之九二、三。勞動力高漲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這個時期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生產會議。

與勞動生產力的發展相並行的，就是工業工人人數的增加。在工業中工人的總數，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為九十九萬八千六百人。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為一百五十二萬九千九百人。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為一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人。

工人勞動生產之發展，伴隨着工資的增加，此種情形，又轉過來刺激勞動生產力之提高。每個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資，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達戰前百分之三三、三。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提高到百分之四一。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不斷提高到百分之八二、六。到了一九二五年之末，已達戰前百分之九五。每小時的平均工資，其增長速度尤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很快的超過了戰前的水準。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幾乎已超過了百分之一七。

改造工作

在上述時期，工業生產的發展，雖然在基本上係復興性質；然而，在許多工業部門，曾進行了很大的改造工作。在這一方面，石油企業站在第一位，在新的投資的規模上，它超出其他別的工業部門，以石油採掘為例，其每種技術方法比重發展的數字，即足證明改造工作之發展。一九一三年，全部石油百分之九八、八，是從石油坑吸油來採掘的，僅佔百分之一、二，用吸引機來採掘。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從石油坑吸油，僅佔百分之三三、三，而百分之四二、八，是用吸引機來採掘；百分之二三、九，是用壓縮機來採掘。這樣，在復興時期的末期，大部份的石油，是用現代的技術方法來採掘的。掘鑿的方法，也現代化了，直掘法與網掘法，逐漸為水壓旋迴法與發動機採掘所代替了。

在煤業方面，技術上亦有新發展，用穿孔機採掘的數量是顯著增加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佔全部煤業採掘的百分之七、八。在一九一三年，每一礦坑的平均產量，為二萬一千一百噸。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減至七千五百噸。而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增至五萬二千噸。

其他工業部門技術上亦有各別之發展。許多大的電站開辦起來了。列寧格勒的「紅色十月」電站，於一九二二年創辦。以卡甘諾維赤為名的卡希爾電站，於一九二二年創辦。以列寧為名的沙杜爾電站，於一九二五年創立。巴拉赫甯電站，於一九二五年創辦。伏爾濟佛電站，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開辦。

工業復興的總結

一九二五年末，工業的復興過程，將告完結。蘇聯的大工業，一般說來，在一九二五年，會達到戰前工業生產四分之三以上。有些工業部門，且已超過戰前的生產水準。在這方面，特別是機器製造工業與電站，其發展是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的。

工業與全部國民經濟復興事業的成就，在蘇聯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務。

「國民經濟的復興接近終結。然而，為建設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國家，不能以單純的復興經濟，達到戰前的水準——這是一個落後國家的水準為滿足。應該向前推進。蘇維埃國家得到了長期的休戰時期，會保障了繼續建設的可能。

「然而，在這裏嚴重提出了前途的問題，國家發展，建設性質的問題，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命運問題。」

蘇聯黨政當局，對此問題會給以明確的回答。

第五章 爲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鬥爭時期的工業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

黨第十四次大會與國家工業化路線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第十四次黨大會開幕。史達林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裏，描述了由於工農極短期內的復興，而提高蘇聯政治與經濟力量之一幅顯明的圖畫；同時號召不要滿於既得的成就，因爲蘇聯仍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它的工業僅佔全部國民經濟生產品三分之一，而農業却佔三分之一。史達林着重提出，要變蘇聯爲工業國家，在經濟上不依賴資本主義國家的任務。他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化，是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建設發展的基本環節。祇有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才能够保障國家經濟的獨立，鞏固它的國防力量，與建立社會主義勝利的必要條件。

史達林在十四次黨大會上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報告的結論裏說：「把我們的國家，從農業的國家，變成工業的國家，變成能够以自己的力量製造必要裝備的國家。我們黨總路線的基礎，正在於此。」

季維諾也夫派企圖以自己的路線，即保證鞏固蘇聯經濟的落後與對於外國資本的隸屬，來反對這

一條總路綫。照季維諾也夫的計劃，蘇聯應該保持一個農業的國家，主要生產農產品，而由國外運入裝備，不必自己國內製造。這就是要把蘇聯道威斯化的計劃。採行這個計劃，即是要把蘇聯變成工業發展資本主義各國農業與原料的附屬國家，使它在資本主義包圍的面前變成羸弱無力，解除武裝。這個計劃，結果會把社會主義建設陷於毀滅。

第十四次黨大會反對了季諾維也夫份子的這個計劃，在其決議裏寫道：

「在經濟建設方面，大會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即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有『一切可能以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列甯），大會認為：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而鬥爭，為黨的基本任務。」

大會認為：蘇聯工業化的計劃，即為解決此項歷史任務而奮鬥的總路綫。

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個時期：為國家工業化鬥爭的工業任務

國家工業化路綫，即過渡到新經濟政策之新的第二個時期。其基本任務，即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建設蘇聯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要解決這個任務，就要如列甯，史達林所不祇一次指出的，要依靠工業的發展，它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然而，在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時期，在深刻的經濟崩壞的情形下，建設的開始是從農業着手，而非工業。不復興農業，就不能保障給工業發展以必需的原料，工人的糧食和市場。現在，在農業復興得有成就以後，為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而奮鬥的重

心，就要轉到工業方面。

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總路線，在工業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務，此一任務，與國民經濟復興時期的任務，根本不同：

一、在復興時期，工業生產的提高，乃用陳腐落後的技術，來恢復舊的工廠所得到的。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所有開工的國家工業基金的百分之八十九，其來源是革命以前的。現在的任務，應該在新式技術的基礎上，來重新改裝工業企業。

二、當時國家缺乏必要的機器製造生產，工業的恢復，是在很狹小的基礎之上的。一九二五年，機器製造生產量，僅約等於全部大工業生產量百分之八。現在的任務，應該創辦強大的，以現代技術裝備的機器製造工業。

三、在復興時期，重點在發展輕工業。一九二五年，在全部大工業的總生產量中，重工業的比重，僅約佔百分之四三、四。在復興時期的末期，黑色冶金尤其落後得厲害，一九二五年，生鐵鍊冶為一百五十三萬五千噸，為戰前鍊冶量的百分之三十；一九二五年鋼的生產，較戰前多兩倍；戰前為四百二十三萬一千噸，一九二五年為二百一十三萬五千噸。

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任務，要求把重工業提高到計劃的第一位。沒有重工業，無論輕工業之繼續發展，無論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技術基礎之建立，無論國防之鞏固，無論爭取蘇聯在技術經濟方面的完全獨立，都是做不到的。

斯大林曾經解釋說：「工業化的重心，它的基礎是在發展重工業（燃料、五金等），歸根結底，

是在發展生產手段的生產，發展自己本身的機器製造業。」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資金來源

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為發展重工業的奮鬥，會需要巨大的，數十萬萬的投資。此等投資的來源問題，資金積累問題，成為社會主義工業化最重要與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困難在於，蘇維埃國家，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不可能打算從外面得到任何資金。它基本上不能有賴於通常在資本主義國家取得資金的來源，如掠奪殖民地或戰敗民族。它也不能打算得到外債，這是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建設最重要而通常的一項資金來源。大家曉得：各資本主義國家是拒絕對蘇聯貸款的。因此，蘇聯是要用自己本身的資金，而且是從國內找得此項資金，來建設重工業的，此項資金，由於蘇聯黨政當局的賢明政策而找到了。因為蘇聯是從積累方面得到此項資金的來源，這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企及的。

一、此項資金最重要的來源，是徵發資本家和地主，基本的生產工具之國有，並把它們變成全民的財產。

二、解決社會主義積累任務有重大意義的，是廢止帝俄的債務。此項債務僅利息一項，每年就要支付數萬萬金盧布。

三、社會主義工業的本身，為積累的重要來源。從國家工廠所得到的利潤，不是為着資本家寄生

階級的消費，而是使用到工業的繼續擴大方面。大工業所得到的純利，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爲六億四千二百萬盧布。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爲八億盧布。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爲十一億四千萬盧布。

四、積累來源之一，爲國外貿易的國有化，以及國營國內商業方面得來的。

五、積累的重要支柱，爲蘇聯的銀行系統，以及用國家公債及經過儲蓄銀行，把人民儲蓄動員到工業建設方面，蘇聯人民從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到一九三〇年七月借給國家工業化事業的資金，達二十億盧布。從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到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儲蓄銀行的存款人數，從八十一萬七千七百人，增加到七百六十萬五千二百人；就是說，增加了六倍多。而存款數目，從三千三百五十萬盧布，增加到四億九千六百一十萬盧布，就是說，增加了十五倍。購買國家公債以及存款儲蓄銀行數量的巨大增長，乃由於蘇聯人民物質生活日益改善的結果。

六、國家預算，在積累的來源方面，有日益重要的意義。列寧尙在一九二二年，就曾指出：「重工業是需要國家的補助金的」。然而，僅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蘇維埃國家才有可能有系統的及日益增加的經過預算來補助工業。按照預算供給工業的資金是提高了。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預算內投放於工業的資金，爲一億零五百萬盧布。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爲一億四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爲一億八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爲四億二千四百萬盧布。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超過了十億盧布以上。此項資金的大部份，乃使用在重工業發展方面。蘇維埃政府，從日益鞏固的農村方面，汲取此項資金的大部份。蘇維埃政權消滅了地主對於土

地的所有制，把農民解放出來，他們從前每年要向地主支付五億盧布的地租。因此，農民能够幫助國家來建設新的工業，此事與他們血肉相連。

節約的口號

節約政策，為資金的基本來源。蘇維埃國家，利用它來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事業。節約使國家能够建立這樣的後備，沒有它，國家的工業化是不可能的。從此項來源，經節約與合理的經營，就能够得到幾億，幾十億盧布來建立重工業。然而，如像斯大林所會指出的，積累的可能仍然不能算是現實。為着要把積蓄的可能，變為社會主義積累的實際，必須：第一，集中積累的餘額到信用機關，不讓它浪費，首先利用它到工業的需要方面。第二、謹慎地關閉那樣的漏洞，從這個漏洞裏，一部份積累的餘額，溜到私人資本的口袋裏，第三、在工業內部，組織大量後備，作為預備金和擴大企業之用。第四、在國家手裏的積累，保證大量的後備，作為國家保險之用，以防意外事件。以及作為培育工業，農業等等之用。斯大林曾經指出，僅僅積累是不够的，「還應該能够有修理的，有計算的使用積累的後備，使得國民財產的任何一個哥比，不致白費，使得積累利用的基本路線，為着滿足國家工業化之最重要的要求。」

為着不讓積累的資金浪費，為着最大限度的利用它以從事社會主義的工業建設，斯大林曾經指出，必須採用以下幾項最重要的辦法：

一、在精確的計算國家資源與國家後備的基礎上，製造工業計劃。

二、縮減與簡化國家經濟與合作機關。

三、在管理機關與日常生活中之任何無節制的浪費，須進行堅決的鬥爭。

四、與竊取公共的社會主義財產的現象，進行系統的鬥爭。

五、鞏固勞動紀律，消滅工廠中的怠惰行爲，提高勞動生產力。

第十五次黨大會，曾提出節約的口號，把它作爲國家工業化順利實現的最重要的條件。這個口號的實現，就要減低國家預算中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此項比重，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佔百分之八。一八。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減爲百分之三、二九。工業生產總值支出的比重，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佔百分之四、四，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佔百分之二、九。

由於節約政策的實施，所以能夠得到日益增加的大量資本，來從事基本建設之用。許多巨大的企業，如像得尼普洛水力電站、土西鐵路、斯大林格勒拖拉機製造廠、車床製造廠、「阿莫」汽車工廠等等，都能够建設起來。

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投入工業方面的資金，約爲十億盧布，而經過了三年，此數已將近五十億盧布了。

基本建設與工業改造，基金問題及發展速度

我們曾經看到，在復興時期之末，就會增加了恢復和擴大工業基金的費用。爲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鬥爭，提出了擴大工業基金的問題，把它看成爲最重要問題之一。

這一個問題之所以有頭等的意義，乃由於必須實現國民經濟之技術改造，與保證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更高發展速度的可能。

工業高度發展的必需，恰如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聯共中央全會上所指出的，乃由於在蘇聯實現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所決定的。

一、一方面，在蘇聯有最前進的政權；另一方面，却有最落後的工業技術，而工業技術恰是社會主義及蘇維埃政權的基礎。爲着達到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必須消除此種矛盾，必須在技術經濟方面，追上和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爲着達到這個目的，必須保證工業的迅速發展。

二、蘇聯處於資本主義各國包圍之下，而很多這些國家，在技術經濟方面，却超過蘇聯。蘇聯爲着在此種條件之下能够保持自己的獨立，應該在最短期間內，建立起自己強大的工業。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保證工業的製造發展。

三、工業之須迅速的發展，也由於蘇聯農業之異常落後。在蘇聯農業中佔支配地位的，爲分割的與技術上完全落後的小商品生產，不改造農業，要把工業向前推進是不可能的。爲着農業的改進，必須迅速發展工業，尤其是生產手段的生產。

斯大林曾經說過：「迅速發展工業是什麼意義呢？就是說，要在工業方面作大量的投資。」

基金擴大的過程

怎樣實現黨關於擴大工業基金的指令呢？

向工業方面逐年投資，大大的超過了基金的消損。此種情形，從下表即足以見之：

工業的投資與基金的消損（百萬盧布為單位，以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物價為標準，包括工業住宅基金）

年 代	投 資	消 損	投資超過消損數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	一〇九八	三三四	七六四
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	一三六七	三六一	一〇〇六
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	一八四〇	三九六	一四四四

在國民經濟中資金費用總數內，工業所佔的比重，是日益增加了。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佔百分之二八、四，一九二九年，提高到百分之二五、八。

工業投資中最佔優勢的一部份，是流入重工業建設方面。

全部大工業的基金，一九二五年末，為八十一億零五百萬盧布；一九二九年末，提高到一百零九億八千五百萬盧布，即增加了百分之三五、五。同時，生產手段生產部門的基金，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為四十三億五千二百萬盧布，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則為六十五億七千九百萬盧布，即增加了百

分之五。一。而消費資料生產部門的資金，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為三十七億五千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則為四十四億三千九百萬盧布，即增加了百分之一八、三。

結果，生產手段生產部門，在現行大工業基金中所佔的比重，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為百分之五三、七；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則佔百分之五九、七。

基金的革新

新工廠建設的投資，逐年激增。在工業投資的總數裏面，新建設投資的比重，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佔百分之二二、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則提高到佔百分之二九、六。

由於新的建設，以及舊企業擴大和改造的結果，社會主義工業的基金，特別是重工業的基金，會經發生顯著的革新，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在全部國家工業的基金裏面，革命以前的資金份額，佔百分之六十三，而在重工業方面，祇佔百分之五十三。可是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在全部工業裏面，革命以前的資金份額，佔百分之八十九，而在重工業方面，佔百分之八十五，在燃料，電氣技術、建築與化學各工業部門，基金的革新，尤為顯著。

工業的技術改造

工業基金的擴大，伴隨而來的，就是工業的技術改造。

在動力方面，用蒸汽發動機代替蒸汽機，加強利用水力。一九二八年末，在工業全部初級發動機的能力方面，蒸汽發動機所佔的比重，達百分之二八、三，而在所有利用的电站方面，佔百分之七六、三。水力發動機的比重，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佔百分之二，一九二八年，則佔百分之十七。

煤炭採掘的機械化，大為發展，一九二九年末，在頓巴斯，曾經有七百一十一架重穿孔機，二百零八架輕穿孔機，與一千一百六十二架迴旋槌。而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全部祇有九十五架重穿孔機，十七架輕穿孔機，而迴旋槌，幾乎沒有一架。頓巴斯煤炭機械化採掘的比重，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佔百分之六，一九二九年末，提高到佔百分之三〇、六。

石油工業的改造，繼續進展。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石油採掘用汲油方法採取的，佔百分之三六、九，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僅佔百分之三、九。石油採掘的電氣化，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佔百分之九五、三，石油工業的改造，在基本上可說已告完成。

在黑色冶金與機器製造業方面，建築了許多大規模的新企業，它們是用最新式的技術裝備起來的，新的熔礦爐，大多數的容積超過八百個立方公尺，實施了完全的機械化。建築中的拖拉機工廠，採行了不限工作制的技術原則。

社會主義工業化成就，工業生產的提高

國家工業化政策之徹底實施，會保障工業生產的迅速提高。在國民經濟中工業所佔的比重，達到了百分之四十二，就是說，達到了戰前的水準。工業的社會主義部門所佔的比重，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為百分之八十一；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六。而私有制部門所佔的比重，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為百分之十九；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却減到百分之十四。因此，蘇聯的工業化，是帶着很明顯的社會主義的性質，而在工業方面「誰戰勝誰」的問題，也就預先決定了是對於社會主義有利的。

在為國家工業化鬥爭的以後幾年，社會主義工業達到了更大的成就。

一九二九年，蘇聯大工業的生產量，以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物價為標準，達到了一百九十九億盧布；而在一九二五年，為七十七億盧布；一九一三年，為一百零二億盧布，僅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生產量的增長，就超過了一九一三年大工業的全部生產量。

重工業的生產量，即生產手段的生產量，更為提高，一九二九年，達一百零九億盧布，與戰前水準的五十四億盧布相比，計達百分之二〇二。在全部工業生產總量裏面，生產手段生產所佔的比重，一九一三年為百分之三三、三，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四二、四。

蘇聯機器製造業的發展，較之重工業，尤為迅速，斯大林曾經不祇一次指出，機器製造業的發展，對於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有決定的意義。一九二五年，機器製造業的生產，幾乎超過戰前的水準三倍。在全部工業生產中，機器製造業所佔的比重，一九一三年為百分之六、八，一九二九年提高到百分之十一、二。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個別機器製造業部門，如發動機、電氣技術、與農業

機器的生產，發展尤爲迅速。

黑色冶金，在復興時期之末，本爲一項落後的工業部門，現在也得到顯著的成就。

生鐵冶鍊，一九二五年爲一百三十萬零九千噸，一九二九年爲四百零二萬一千噸，就是說，增加了三倍半。鋼的冶鍊，一九二五年爲一百八十六萬八千噸；一九二九年爲四百八十五萬四千噸，就是說，增加了二、六倍；延鐵的生產，一九二五年爲一百三十九萬噸，一九二九年爲三百八十九萬八千噸，就是說，增加了二、八倍。然而，由於黑色冶金在復興時期之末異常落後的結果，一九二九年的生產量，比較戰前超過不很多：鋼的生產，較戰前超過百分之一六、六；延鐵生產，超過百分之一一、四；生鐵生產，超過不到百分之四、八。黑色冶金在這個時期的成就，爲創始國產良質延鐵，其生產量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爲二十二萬七千噸。

煤的生產，一九二七年即達到戰前的水準。一九二九年生產四千零五十萬噸，幾乎超過戰前的水準百分之四十（一九一三年生產爲二千九百零五萬噸）。全部煤業，如像黑色冶金一樣，比較其他工業部門與國民經濟的消費，仍爲落後。

化學工業比較起需要來，仍爲落後，雖然一九二九年化學工業的生產，較之戰前已超過一倍半，較之一九二五年超過二倍半。

工業發展速度

在爲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鬥爭時期，工業生產的發展，如在復興時期一樣，是創有紀錄的成就，並以日益生長之速度發展。

工業生產總額發展速度（對上年度的百分比）

全部工業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生產手段生產部門	一一四、四	一二四、八
消費資料生產部門	一一四、五	一二二、二
	一一四、三	一二六、八
		一一一、六

蘇聯大工業的生產量，一九二九年與一九一三年的水準比較起來，增加了百分之一九〇、五；而資本主義各國大工業的生產量，在這個時期，增加了百分之一四六、六，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蘇聯大工業的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一五〇、六，而資本主義各國，不過增加了百分之一九。

蘇聯工業生產的發展速度，與資本主義各國工業生產發展速度對比起來，明顯的證明蘇維埃的生產體系，比較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爲優，斯大林在十五次黨大會上，曾經指出此種優勢的原因在於：一、蘇聯的大工業，乃國有化的工業，它不是像資本家集團的祇顧私利，違反社會的利益，而是爲整個社會的利益求發展。二、蘇聯的工業，是世界上最大規模與最集中的工業。三、社會主義的工業，乃按着計劃，在蘇維埃國家的領導之下，作爲統一的經濟而發展。四、社會主義的工業，能够進行那樣的政策，不斷減低成本與出品價格，因此而擴大自己生產品的市場，建立爲自己不斷生長的積累來源。五、社會主義的工業，能够在城市與鄉村逐漸接近的環境中發展。六、社會主義工業，是依靠於

工人階級，因此，它就有在資本主義之下想像不到的發展技術，增高勞動生產力，與生產合理化的可能性。

工人數量，勞動生產力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工業生產的發展，會使工人數量增加，與勞動生產力提高。大工業中職工的數量，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為二百六十七萬八千人；一九二九年，增加到三百三十六萬六千人，超過了一九一三年大工廠中僱傭勞動的人數，約百分之三十。一九二九年，每一工人每年的平均工資，較戰前水準超過一倍半，雖然當時工作時間會有大量減少。一九二九年勞動生產力的增高方面，會有特別顯著的成就。斯大林在「偉大轉變之一年」的一篇文章裏，曾經寫道：「毫無疑義，我們在勞動生產力方面，得到決定的轉變的這件事實，雖然不是近幾年來我們建設最重要的大事，而也是最重要大事之一。此一轉變，表現於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綫上，千百萬勞動大眾創造積極性之發展，與強大的勞動高漲。」

社會主義競賽

勞動大眾創造積極性提高與勞動高漲之最明顯的表現，為青年團所發起的社會主義競賽。

社會主義競賽之第一個契約，乃於一九二九年三月在「紅色墾地」工廠所簽訂，經過了幾個星期以後，在十六次黨大會前夜，競賽的前進份子已能够作出他們初步的成就。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次黨大會，通過關於發展社會主義競賽告全體勞動者書以後，社會主義競賽，特別有更大規模的發展。一九二九年來，參加社會主義競賽者，已有數十萬工人。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召集了第一次全蘇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作出社會主義競賽的初步經驗，並號召工人們繼續發展這個運動。大會把突擊隊認為是競賽的基本形式。

參加社會主義競賽的工人們，表現了英勇工作的模範。他們提出了迎接計劃，並超過黨政當局所決定的社會主義建設計劃。勞動從強制的苦役勞動，變成了一忠誠的，光榮的，與英勇的事業。」

（斯大林）

工人的物質生活狀況

在工業化成功的基礎上，不斷的改善了工業工人的物質生活狀況。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為紀念十月革命十週年的宣言，曾宣佈實施七小時工作制。一九二八年，開始實現這個宣言。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全部工業工人中的百分之三一、四，曾實行七小時工作制。

大工業中每年的工資基金，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為十一億九千四百萬盧布，一九二九年為三十二億二千二百萬盧布，幾乎增加了三倍。大工業中每個工人每年的平均工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

二五年，爲五六六盧布；一九二九年，爲九五七盧布，即增加了百分之六九多一點。在這個時期，社會保險預算，增加了二倍半多。斯大林在黨十六次大會上曾經說過：「倘若加上許多其他的事實，例如增加社會給養，工人住宅的減價，工人及其兒童津貼之大量增加，文化設施的增加等等，那麼，即可勇敢地說，工人工資的增加，比較起一些我們機關裏所統計的，其比率尤爲巨大。」

幹部問題

工業之迅速發展，把熟練工人與工程技術幹部問題，變成爲一個最重要的問題。自煤礦危害案發生以後，訓練蘇維埃專家幹部問題，變得更爲尖銳。一九二八年，在頓巴斯的煤礦區域，發現了資產階級專門家大規模的危害組織。礦坑的危害份子，與過去的私有企業家，俄國的與外國的資本家及外國的軍事偵探，密切聯繫，陰謀毀壞社會主義工業的發展，及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他們利用黨部許多經濟工作人員對於技術問題之不夠熟練，錯誤進行礦坑探掘，弄壞機器，增多浪費，淹沒礦坑，從事爆炸，燒毀工廠及電站。他們故意破壞改善工人物質生活的辦法，破壞勞動保護的法令。

危害份子終於站到了蘇維埃法廷的面前，受其應得之罪。斯大林曾說過：「從煤礦案所得的教訓，在於要加強教育的速度，從工人階級的人們當中，培養新的技術知識份子，他們忠於社會主義事業，並能够在技術上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工業。」

一九二八年聯共中央的七月全會，指出訓練新的蘇維埃的專門家，爲全黨的最主要任務。斯大林

號召布爾雪維克的經濟工作人員，掌握生產技術，使得從老的資產階級專門家出身的破壞份子，不能夠繼續欺騙他們。蘇維埃專門家的訓練工作，表現在擴大高等工業學校與技術專科學校，改善學校訓練工作，進行學生不斷的生產實習，某些高等工業學校與技術專科學校，改隸於各經濟人民委員部等。在新招的學生中，工人所佔的比重，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為百分之五〇，八，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增加到百分之六三、八。

熟練工人的訓練，主要是從工廠勞動學校的路線發展的。工廠勞動學校學生的數目，一九二五年六十萬人，一九二九年末，增加到十萬人。除此以外，並且擴充職工會的技術訓練班等，以加強訓練工作。

生產組織與工業管理

工業生產的順利發展，促進了生產組織與工業管理的改善。工業專門化的發展，即按照工業標準化的方法，及在專門的企業與門部中，分別生產某種製造的方法，特別有重大的意義。工業專門化，使得大量生產得到廣汎發展，並促進生產組織採用不休止生產的方法。

一九二六年，最高國民經濟會議實施改組，按各別工業部門，組織了各總管理處與委員會，來代替國家工業中央總管理處，為進行工業的綜合設計，創立了經濟設計總管理處，來代替經濟總管理處。根據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的命令，在加強托辣斯計劃領導的作用下，擴大企業事務上的自主權。

一九二九年，工業總管理處繼續實施改組。取消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直轄下之總管理處，並在辛狄加的基礎上，組織經濟計算聯合組織來代替它。此種聯合組織，對於各企業與托辣斯，實施事務計劃上的領導。根據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聯共中央的決議，把企業認為工業管理的基本環節。聯共中央的決議裏指出：社會主義工業管理體系繼續改善的基礎，為改善企業的技术設備，企業勞動組織的更加現代化，個人負責制的完全實施等等。企業進行自己的經濟平衡工作。經濟計算，開始採用在分廠裏面。

國民經濟發展之第一個五年計劃

一九二八年以前，工業的發展，是按照年度計劃進行的。一九二七年來，第十五次黨大會「……為鞏固國民經濟中的計劃原則，並為組織社會主義在國民經濟全線上向資本主義成份實行有計劃的進攻起見，……給予各相當機關以編造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令。」

第十六次黨大會採取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同時排斥了右派投降份子所擁護的「最低限度的」五年計劃草案，而採取了「樂觀的」五年計劃草案，並把它作為在任何條件之下必須執行的計劃。

按照五年計劃，國民經濟中之投資總數，為六百四十六億盧布，其中投入工業與電氣化方面的資金，為一百九十五億盧布。

斯大林曾指出：「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在蘇聯建立這樣的工業，它能够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不僅在一般的工業方面，而且在運輸與農業方面，實施重新製備與改造。」斯大林曾經指出五年計劃的基本環節，而在五年計劃的開始就應該實行的，就是重工業及其心臟工業——機器製造業。因爲祇有重工業才能够改造整個國民經濟部門。

爲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鬥爭，引起了民衆新的勞動高漲。這種高漲，是由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遠景所鼓勵起來的。工業的基本建設與改造，在大規模地進行。得尼普洛水電站開展起來了。許多大規模的機器製造工廠：如克拉瑪妥爾工廠，烏拉爾瑪希工廠，哥爾洛夫工廠都開始建造起來了。莫斯科與高爾基的汽車工廠，正在開展着建築工程。許多巨大的拖拉機工廠，庚拜因機工廠，頓河岸上羅斯托夫城巨大的農業機器製造廠，已在建築了。魯干斯克火車頭製造廠改造工作開始了。貝列茲尼可夫與斯大林格勒的化學聯合工廠，建築起來了。瑪格尼安果爾斯克的冶金工廠，開始建築起來了。蘇聯第二個採煤根據地——庫茲巴斯煤礦區，也擴大了，等等，巨大的斯大林拖拉機廠的建築工程，在十一個月之內就完成了。在一些重要的建築工程中，工人們打破了勞動生產率的世界紀錄。

「歷史上從來還沒有過這樣巨大的新的建設規模，這樣的建設熱忱，這樣的工人階級千百萬羣衆勞動的英勇精神。」（「聯共黨史簡明教程」）

第六章 爲農業集體化鬥爭時期的工業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

爲農業集體化的鬥爭與工業的任務

斯大林在第十五次黨大會上，講到社會主義工業迅速發展的時候，曾經同時提到農業零散性形成的農業的落後，指出農業此種值不得羨慕的狀態，威脅整個國民經濟。斯大林曾經說道，此種狀態的唯一出路，就在於要以公共的土地耕種制爲基礎，來使小的和零散的農莊，過渡到大的和聯合的農莊，要以新的更高的技術爲基礎，來過渡到集體的土地耕種制。

第十五次黨大會，通過了極力發展農業集體化的決議。

爲發展農業集體化而鬥爭的必要，乃由於以下的理由：即是要把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長時期建設於兩種不同的基礎上，是不可能的。這兩種不同的基礎，即：一方面是最大規模的聯合的社會主義工業，它最迅速的實現擴大再生產，另一方面是最分散的落後的小商品的農民經濟，它不但不會實現每年的擴大再生產，而且甚至不能任何時候實現簡單的再生產。爲着繼續發展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就必須克服此種矛盾。就必須擴大農業，並使其能夠進行擴大再生產。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一

方面把小農民經濟聯合到以現代技術裝備的大規模集體經濟，另一方面從農業耕種中驅逐資本主義成份。

到了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末期，在實施農業集體化政策方面，達到了初步重大成就，把中農轉變到集體農莊方面來，開始了羣衆的集體農莊運動。此種成就，以及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政策的成就，使得在一九二九年之末，把以往採行的限制富農的政策，轉變到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成爲階級的政策。

「這是一個最深刻的革命大變革，是從社會的舊質態進到新質態的飛躍，照其結果來說，它是與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大變革有同等意義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

富農在蘇聯，成爲最後的與數目最多的階級。當着富農存在，當着富農發展僅被蘇維埃政權限制的時候，一切蘇聯國內與國外的反革命派，把指着它成爲蘇聯國內資本主義的最後支柱。正由於此，祇有建立了必要的前提，蘇維埃政權剝奪了富農，把屬於它的生產工具，轉到集體農莊的手裏，集體農莊與國營農莊乃蘇維埃政權在農業方面社會主義的基礎，「於是，就在國內消滅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後根源，並創造了爲建成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所必需的新的，有決定意義的條件。」（「聯共黨史簡明教程」）

倘若工業發展首先是重工業發展的一定水準，乃廣泛發展農業集體化的基本前提之一，那麼農民大批的過渡到集體農莊，乃在工業的面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施行新經濟政策的初期，城市與鄉村之間，工業與農業之間的接觸，商品的市場形式，佔有重

要的意義。現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接觸的基本形式，開始變成生產的接觸。工業用新的技術，現代的生產工具，來保障集體化的農業經營，來保障在最短期間，建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技術基礎。在直接供應集體化農業生產需要的各工業部門，拖拉機製造工業，農業機器製造工業，自動機製造工業，化學工業，提出了更加重大與困難的任務。

由於蘇聯黨與工人階級的英勇努力，工業方面順利地解決了這種困難的任務。

第十六次黨大會關於爲國家工業化與工業進一步任務而鬥爭

的總結

一九三〇年六月末，召集了第十六次黨大會，斯大林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裏，以明顯的數字來描述在這個時期，國家工業化所達到的成就。在戰前，在全部國民經濟的生產總額中，工業所佔的份額，爲百分之四二·一，而農業所佔的份額，佔百分之五七·九。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工業所佔的份額，已經不下於百分之五十三，而農業所佔的份額，約爲百分之四十七。斯大林曾經指出「這說明工業所佔的比重，已經開始壓倒農業所佔的比重，而我們處在從農業國家，變成工業國家的前夜。」

斯大林復指出，工業化提高之最明顯的指標，爲在全部工業生產中，工具與生產手段生產所佔比重的增加。在全部工業生產中，重工業所佔的份額，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爲百分之三二·七，而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僅佔百分之二七、二。在最高國民經濟會議所管制的工業生產中，重工業所佔的份額，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為百分之四二、七，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則為百分之四十八。

斯大林曾指出，「這說明我們已經提高，並繼續發展我們經濟獨立的基礎，我們重工業的基礎。」

斯大林指出大工業特別高度發展時，同時指出不能把工業發展的速度，與工業發展的水準相混淆。應該記着，雖然社會主義工業有了空前迅速的發展，可是依照發展的水準上說來，它比較先進的資本主義各國的工業，仍為落後。譬如，在這個時期，蘇聯電力生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增加了幾達百分之六百。而在美國，僅增加百分之一八一；在加拿大，僅增加百分之二一八等等。但是，一九二九年蘇聯的電力生產，僅為六十四億二千五百萬千基羅瓦特小時，而美國為一千二百六十億十基羅瓦特小時，加拿大為一百七十六億二千八百萬千基羅瓦特小時。鋼的生產也同樣情形。蘇聯生鐵鍊冶，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三年之內增加了幾及兩倍；然而，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之末，僅為五百五十萬億。一九二九年，美國的鍊冶量，為四千二百三十萬億，德國為一千三百四十萬億，法國為一千零四十五萬億，英國為七百七十萬億。因此，「祇有繼續加速蘇聯工業的發展速度，不能使我們在技術經濟方面可能趕上並超過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而「嚙着必須減低蘇聯工業發展速度的人，乃社會主義的敵人。」

工業中社會主義的勝利

工業的邊急發展，是在特別擴大社會主義部門，與不斷減低私有經濟及資本主義部門的情形中進行的。社會主義部門工業的投資，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爲十二億七千萬盧布，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增長到二十億四千六百萬盧布。私有經濟及資本主義部門的投資，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度，爲六千三百萬盧布；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度，減到五千六百萬盧布。社會主義工業部門的總生產額，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度，爲一百一十九億九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度，增加到一百八十九億零三百萬盧布，即是說，增加了百分之五七，五。而私有經濟及資本主義部門的生產額，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度，爲四十億四千三百萬盧布；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度，減至三十三億八千九百萬盧布，即是說，減低了百分之一六，二。社會主義部門大工業的比重，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度，佔百分之九七，七；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度，增加到佔百分之九九，一。而私有經濟及資本主義部門的比重，從佔百分之二、三，減低到佔百分之〇、九。

斯大林在十五次黨大會上所提出來的任務，即堅持消滅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份的路綫，到了一九二九年之末，在工業方面，基本上已告解決。

斯大林在十六次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裏指出：「很明顯的，『誰戰勝誰』的問題，社會主義戰勝工業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抑或是資本主義成份戰勝社會主義的問題，在基本上，已經是

以有利於社會主義而預先解決了，最後地與再不復返地解決了。」

斯大林指出各先進工業部門當順利完成和超過第一個五年計劃所規定任務以後，特別支持在民眾中誕生的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口號。第十六次黨大會，根據斯大林的建議，責成中央黨部「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之進一步的戰鬥速度，以期實際上實現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口號。」

「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

重工業發展，特別是機器製造業發展方面的成就，會走進在新的現代技術的基礎上，實施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改造。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成爲黨政當局最重要當前任務。沒有國民經濟各基本部門的改造，要滿足國家增長着的需要，要澈底進行在全部戰線上社會主義的進攻是不可能的。要在技術經濟方面，趕上和超過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可能的。因此，技術具有決定的意義。同時，在經濟工作人員之間，流行着不正確的輕視技術的觀念，不了解在改造時期技術的作用與意義；必須消除此種的技術意義估計不足的現象，使經濟工作人員面向技術。在這方面有重要作用的，是斯大林於一九三一年二月在第一次工業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他號召布爾雪維克黨人要精通技術，指出「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斯大林的演說及其所提出來的口號，開始建立了成千成萬的蘇維埃的專家，新的蘇維埃生產技術的知識份子，他們成爲經濟領導的基本力量，大大的加速了國民經濟改造任務的解決。

斯大林的六個條件與工業工作之改造

由於工業的遼激發展與農業集體化的結果，最近幾年來國家經濟所起的變化，建立了新的環境與新的條件，來繼續發展工業，並要求新的領導工業的方法。斯大林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經濟工作人員的會議上，詳細的分析了這幾個新條件，並明確的指出從這幾個新條件產生的新的任務。

爲適應新的條件，而實施工業領導改造的第一個任務，是「用與集體農莊，訂立合同的辦法，有組織的聚集與增加勞動的力量，並使生產手續機械化」。這個任務之必需，是從以下情形中產生的：第一，失業的消滅；第二，農業的集體化，消滅富農之成爲階級，在這個基礎上，消滅鄉村的貧困現象，以及過去產生此種貧困的根源。

第二個任務，是「消除勞動力的流動性，消滅工資的平均主義，正確規定工資，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這個任務，是要在現代化技術的基礎上，廣泛的開展工業的改造，在這種情形之下，勞動力的流動性，就變成了生產的災害，爲取得新技術而鬥爭的嚴重障礙。勞動力發生巨大流動性的原因，是由於表現在工資平均主義上面的，不正確規定工資，與對於工人生活條件關心之不足。

第三個任務，是「消滅個人負責的躲避，改善勞動的組織，正確地分配企業中的勞動力。」這個任務，是由於巨大的生產規模的建立，許多大企業的開工，必須最大限度的提高勞動生產力。要達到這個目的，不改善勞動的組織是不可能的。

第四個任務，是「要達到使在蘇聯工人階級中，有自己的生產技術的知識份子。」這個任務，是由於：第一，在烏拉爾，西伯利亞，中亞細亞，建立了新的工業根據地。第二，必須有「……：這種領導的與工程技術的力量，他們能够了解蘇聯國家工人階級的政策，能够精通此種政策，並誠心誠意的準備實現這個政策。」

同時必須的，即第五個任務，「要改變對於舊工程技術人員的態度，對他們表示最大的關切，大膽吸收他們到工作方面來。」此種態度改變之必要，乃由於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結果，要把這些舊技術知識份子，吸引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

第六個任務，是「施行並鞏固經濟核算，提高工業內部的積累。」這個任務，是由於大規模的新建設，新的現代技術裝備起來的工業之建立，蘇聯東西兩部新鐵路網之建立，舊的積累來源，如輕工業，農業，預算積累，已經不够了。因此，必須使重工業，首先是機器製造業，也進行積累。

工業方面如何實現這六個條件，可從下列數字見之：

用組織辦法所招收的工人的百分比，在基本建築工業的工程中，一九三一年佔百分之二三、三；一九三四年增加到佔百分之三七、六。泥炭工業方面，一九三一年佔百分之一一、五，一九三四年增加到佔百分之五七、二。煤礦的機械化採掘，一九二九年佔百分之二四、四，一九三四年增加到佔百分之七一、二。石油採掘的機械化，一九二九年佔百分之七〇、七，一九三四年增加到佔百分之九八、四。在所有其他的工業部門，勞動的機械化也顯著提高。

消滅工資平均主義，是採用兩種辦法：第一種，把各最重要工業部門工人的工資提高。其結果，

一九三四年，照工資水準上說起來，他們超過了其他工業部門及整個國民經濟部門的水準。第二種，大量提高高級熟練工人的工資率。在全部工業勞動時間的總數裏，用高級工資支付的勞動時間的比率，一九三一年佔百分之五八、七，一九三五年佔百分之六九、八。職工文化生活設施的國家支付，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爲十六億三千萬盧布，一九三四年，增至九十三億零四百萬盧布。重工業的住宅基地，一九三一年爲一千一百七十萬平方米達，一九三四年爲二千三百萬平方米達。

勞動力的流動性是大量減少了。一九三〇年，全部重工業中，每一千工人，每月要離開一百二十六個人。一九三四年，此種數量減少到六十四個人，就是說，幾乎減低了兩倍。在煤礦工業中，流動性的減少還要大，達四倍八。

爲消滅躲避個人責任的鬥爭，調整連續勞動週制有重大的意義。在工業管理機關中，消滅祇顧自己，不管別人的態度，也有重要意義。

建立工人階級自己的生產技術知識份子是一件重大的工作。高級工業學校與技術專科學校學生的數目，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比較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度，超過兩倍半。

在重工業中，一部份特別是在機器製造工業中，工業內部的積累迅速地增長。一九三三年，重工業中於減低成本所得到的積累，爲二十一億盧布。一九三四年，爲六十億盧布。在機器製造工業與冶金工業中所得到的利潤總數，一九三二年爲二億一千二百萬盧布，一九三四年爲五億零三百萬盧布。第一個五年計劃，重工業中工業內部的積累，佔預算資金百分之二八、五。而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頭兩年，佔百分之三五、九。

上述簡短的數字，說明蘇聯工業在這個時期已實現斯大林的六個條件，並得到顯著的成就。同時說明，蘇聯工業當前的任務，是要繼續為完全實現這六個條件而奮鬥。

工業中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

「到一九三三年初就已明顯看出：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實現了，已經先期實現了，已經在四年零三個月內實現了。」

這是蘇聯工人和農民偉大的，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聯共黨史簡明教程」）

蘇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幾年內，曾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

斯大林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聯共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的報告裏，引述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曾經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的結果，曾在實際上大規模的重新創立了許多基本而重要的重工業部門，這些部門過去或者完全不存在，或者水準非常之低。這就是：黑色冶金，拖拉機與汽車工業，機架製造工業，化學工業，農業機器製造工業，電力生產，煤與石油的採掘。

在蘇聯東部，曾經創立了新的強大的煤及冶金的根據地。在中亞細亞與西部西伯利亞，曾經建立了新的紡織工業的根據地。

社會主義工業發展的此種成就，曾最後地從工業中把資本主義成份排擠出去。在全部大工業的總

生產額裏面，私有經濟部門所佔的比重，一九二九年爲百分之〇、六，一九三二年減至百分之〇、〇七。社會主義工業成了蘇聯工業的唯一形式。

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的順利完成與超過，把蘇聯從一個農業國家，變成了工業國家。工業在國民經濟生產總額中所佔的比重，一九二八年爲百分之四十八，一九三二年增加到百分之七十多。

社會主義工業，首先是重工業巨大的成長，保障了五年計劃基本任務的完成，即爲整個國民經濟之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自己前進的技術基礎。因此而建立了蘇聯技術經濟的獨立性及其國防之鞏固。

「蘇聯從脆弱而無國防準備的國家，變成了有強大國防的國家，能够應付任何偶然事變的國家，能够大規模生產一切現代武器，並在遭受外來的襲擊時，以這些武器供應自己軍隊的國家。」（斯大林）

茲引證下列事實，以說明在五年計劃四年順利完成的總結中，社會主義工業所達到的歷史性的勝利。

全部大工業的總生產額，以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度的物價計算，一九二八年爲一百六十八億盧布，一九三二年爲三百八十八億盧布，即增加了二倍三。重工業生產總額的增加，尤爲鉅大。一九二八年爲七十七億盧布，一九三二年爲二百一十六億盧布，即增加了二倍半。由於重工業迅速增長的結果，它在全部大工業生產中的比重，一九二八年佔百分之四六、二，一九三二年提高到百分之五五、八。

黑色冶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生產量如下（以百萬噸為單位）：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度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對一九二七年百分比	一九三二年對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度百分比
生鐵	四、二	三、三	六、二	一四八	一八八
鋼	四、二	四、三	五、九	一四〇	一三七
延鐵	三、五	三、四	四、三	一二三	一二六

黑色冶金的生產，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初，尙未達到戰前的水準，而在五年計劃之末，則已顯著超過此項水準。五年計劃期內，在蘇聯東部，曾創立此種巨大的黑色冶金，如在瑪尼安果爾斯克與庫斯尼茲。許多舊的工廠，經過澈底的改造。曾經建築了十七個新的鑄鐵爐，四十五個新的馬丁式鑄鐵爐，大量的電氣爐。裝配了第一個強大的分塊鋼，及其他許多新的現代化的壓延機。在五年計劃之初，蘇聯尙沒有一個完全機械化的鑄鐵爐，也沒有一個容積超過七百立方公尺的鑄爐，而在五年計劃期中，却建築了十一個完全機械化的鑄鐵爐，按其裝備說來，並不下於最好的美國的鑄鐵爐，在十七個新的鑄鐵爐中，九個鑄爐的有效容積，超過七百立方公尺，兩個超過一千立方公尺。在歐洲資本主義各國，此時沒有任何一個鑄鐵爐其容積超過一千立方公尺者。五年計劃期中所新建的馬丁式鑄爐，有三個一百五十噸，有一個一千噸，有十五個各約六十噸至七十五噸。幾乎全部新建的鑄鐵爐，都是機械化了的。

創立了良質冶金。一九三二年良質延鐵的生產，為五十五萬五千噸，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

度，爲九萬噸，電鍍鍊冶也提高了，一九三二年達十一萬五千噸。

機器製造的五年計劃於三年完成。一九三二年，超過完成五年計劃的規定達百分之五七。五年計劃的第四年，機器製造的生產量，增加了四倍。一九三二年機器製造的產量，按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物價計算，爲七十六億一千六百萬盧布，與戰前的水準比較起來，增加了八倍，機器製造在全部大工業總生產額中的比重，一九三二年，達到百分之一九·六。機器製造的整個部門，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幾年中，實際上是重新創立起來的。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度，出產三千三百架拖拉機。一九三二年，由於新的拖拉機工廠，如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與哈爾可夫拖拉機工廠的開工，拖拉機的生產達到五萬一千六百架，增加了一五、六倍多，一九二八年汽車的生產僅爲八百七十九輛。在五年計劃的幾年中，開辦了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工廠，與哈爾可夫莫洛托夫汽車工廠，其結果在一九三二年，出產了二萬三千八百七十九輛汽車，比較一九二八年增加二十七倍有餘。

車床製造工業的生產，一九三一年比較一九一三年的水準，即超過十五倍，比較一九二八年的水準，超過三倍。一九三二年，第一批兩個最大的車床製造工廠：莫斯科轉刀施盤工廠及高爾基城削截車床工廠建築完工了。兩個大規模的工具工廠開工了。一九三二年四月，車床製造工業的車床廠，百分之七十的車床，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幾年中安配起來的。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幾年中，最大的幾個農業機械製造廠：洛斯安夫斯大林農業機械製造廠，薩拉托夫庫拜因機製造廠及其他工廠都開辦起來了。到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之末，即一九三二年，農業機械

包括拖拉機的生產，比較起戰前，增加了十六倍。

帝俄時代的化學工業，微弱得可憐。然而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到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初，即已顯著超過戰前的水準。其結果，一九三二年硫酸的生產，比較戰前超過四倍半。過磷酸鹽的生產，較之戰前幾超過十倍。許多新的化學生產，如合成阿莫尼亞、加里、硫磺、鹽素、等，都建立起來了。

在為農業集體化而鬥爭的時期，自動拖拉機製造，農業機械製造，與化學之飛躍發展，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因為這些工業部門，乃為集體化的農業而服務，用有力的現代技術來保證它的發展。

社會主義工業體系，與資本主義體系競賽的成就

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社會主義工業的巨大成就，在與從一九二九年就遭受嚴重危機的資本主義各國的工業比較起來，至為明顯。在這個時期，蘇聯的工業生產額，到一九三二年末，較戰前水準，增長了百分之三五九，較一九二八年的水準，增長了百分之二三三。一九三二年美國的工業生產額，却減低了百分之五八至百分之九〇，英國減低百分之七六至百分之八九，德國減低百分之五四至百分之五九。

蘇聯的失業者，完全的消滅了。而在資本主義各國，却還有近三千萬人的失業羣。

此種事實，顯明證明「蘇維埃的工業體系，較之資本主義體系佔優勢」。

社會主義工業體系，與資本主義體系競賽勝利之顯明標誌，為蘇聯工業到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之末

，即一九三二年，按生產總額說來，是升到世界的第三位，歐洲的第二位。而在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一三年，它祇佔世界的第五位。在一些最重要的生產部門，如機械製造（包括拖拉機製造，汽車製造，康拜因機製造，這些工業僅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中建立起來），與石油工業，蘇聯提升到佔世界的第二位，歐洲的第一位。

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工業的任務

一九三四年一月，召集了第十七次黨大會。這一次黨大會，是以「勝利黨代表大會」職入歷史的。大會把黨在十六次大會以後這個時期內的工作作了總結，並指出為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而鬥爭的綱領。斯大林在大會上關於聯共中央的工作報告裏，指出新經濟政策的基本任務，在預計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完全勝利，而這個目的，現在是已經實現了。由於新經濟政策的施行，三種社會經濟結構成份，即宗法經濟，私人經濟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到十七次大會時已被消滅了。小商品生產，已被排擠到次要地位。社會主義的結構，成爲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獨佔統治的和唯一的指揮力量。

第十七次大會，批准了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二個五年計劃，這個計劃，是比較第一個五年計劃更爲宏大的計劃。

第十七次大會認爲，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最終消滅資本主義成份，與實現全部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

到了第二個五年計劃之末，工業生產比較戰前水準應該增加八倍。國民經濟中的投資，比較第一個五年計劃增加兩倍多。

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工業的任務，是必須實現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這就是說，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佔主導作用的，應該是重工業及其心臟工業：機器製造業。第十七次大會指出，必須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進行全部國民經濟部門技術上的重新裝備，務期在一九三七年，全部工業百分之八十的出品，均由新的企業，在第一個及第二個五年計劃期中所開辦，或經完全改進的企業所供給，機器製造應該實施改造，務期保障滿足國民經濟以新的裝備，廣汎發展各種新的生產種類的整個需要。第二個五年計劃中，應該在基本上實現工業中一切勞動及笨重工作過程的機械化。應該消滅黑色及有色冶金的落後性，保障電力及化學工業之高度發展。應該大量提高勞動生產力到百分之六十三，在改善工業品的質量及成品的條件下，減低工業成本到百分之二十六。

由於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大規模新建的結果，國民經濟改造的技術基礎已確立。因此，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確定工業任務的條件，與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條件稍有不同。

斯大林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在聯共中央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席上的報告裏說：「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我們會能組織了新建設的狂熱與高漲而達到決定的成就，這是很好的。可是，現在這件事務却是不够了。現在，我們應該努力熟習新的工廠與新的技術來補充狂熱與高漲，以期大量提高勞動生產力，認真的減低成本，這就是現在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曾經創辦許多宏大的生產能力，許多用最近代的技術裝備的新企業。然而，

這些新工廠與新技術，仍然沒有充分熟習利用。由於缺乏熟習幹部的結果，要利用它們是不容易的。

一九三二年，蘇聯工業中每個工人每年平均生產量，比較美國的水準為百分之二六、一，比較德國的水準為百分之六〇、四，雖然按技術的裝備上說起來，蘇聯工業在這個時候，已經並不落後於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裝備方面許多的耗損與浪費，及其破舊的異常迅速，就是沒有充分熟習利用新技術的一個證據。所以，為着順利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工業方面的宏大任務，必須完全澈底地熟習利用新的強大技術，同時不削弱新建設的速度。為着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用利用新技術的高漲，來補充新建設的高漲。

第十七次黨大會，曾給組織問題以很大的注意，並根據卡甘諾維赤的報告，通過了關於黨建設和蘇維埃建設問題的專門決議。其中指出，為着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必須提高組織方面與政治方面領導的質量。

第二個五年計劃頭兩年的總結

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頭兩年，在工業方面有重大的成就。

大工業的生產總額，一九三二年為三百八十八億盧布，一九三四年增加到五百零六億盧布，即增加百分之三十。

重工業的生產，尤為激增。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消費資料的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二一、

二，生產手段的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三九、四。其結果，生產手段的生產，在全部大工業生產總額中的比重，一九三二年佔百分之五五、八，一九三四年提高到佔百分之五八、六。

重工業中有些個別部門，其發展尤為迅速。拖拉機製造的生產，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增加了百分之二二、八。這樣，第二個五年計劃中的重工業，乃順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即集體化農業的技術改造，並為其建立強固的技術基礎，用一切辦法以促進黨政當局在組織上經濟上鞏固集體農莊辦法的成就。

黑色冶金的增產，亦至為迅速，在兩年當中，增長了百分之六四、九。其鐵礦區的生產總額，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增加了百分之七七、二。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這些部門在其發展的規模上，較之其他重工業部門是落後的。一九三四年，黑色冶金特別向上飛躍。在一年之內，生鐵冶煉增加了百分之四六、五，鋼的冶煉增加了百分之四〇、六，延鐵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三六、七。一九三四年一月，斯大林在十七次黨大會的報告裏，曾指出黑色冶金繼續的落後，為工業方面的缺點之一。那麼，一九三五年一月，莫洛托夫在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關於政府工作的報告裏即行指出：「經過巨大的努力，我們於一九三四年在黑色冶金方面，得到很大的成就。我們應該認為：這是去年最重要的經濟與政治上的成就。……現在，我們有了金屬。現在，我們是一個金屬的國家！」

在為熟習新技術而鬥爭方面，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頭兩年，也得到顯著的成就。此種成就之最集中的表現，就是勞動生產力增長的迅速。自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年，重工業中每個工人的生產量，增長了百分之三、七。而自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增長了百分之一二、七。減低成本方面，亦得到顯著成

就。一九三一年，重工業的成本，增加了百分之五、五。一九三三年比較起頭一年來，減低了百分之、一；一九三四年減低了百分之四、五。

利用拖拉機工廠的歷史，可作為熟習新工廠新技術所得成就的顯明標誌。大家知道，蘇聯拖拉機工業之最初利用的，為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它是經過了很長的時期與完全辛苦的過程的。該廠在一九三〇年，備出產一千零六輛拖拉機。一九三二年，已增至二萬五千五百九十九輛。一九三四年，原來的設計是增至四萬輛，而實際却增至四萬零二百九十九輛，繼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而開工的，有哈爾可夫及契拉賓拖拉機工廠，它們的利用，更為輕易和迅速。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為開始每日出產五十輛拖拉機，須要將近十個月的日子，而哈爾可夫的工廠，却祇四個月。哈爾可夫工廠，於一九三一年末完工，一九三四年即完全實現所設計的數量，生產四萬零三百七十七輛拖拉機，與斯大林格勒的工廠相比較。契拉賓的工廠，指定為生產無軌拖拉機，到一九三三年方開工，可是到了第二年一九三四年，就出產了一萬零一百輛拖拉機，而原定的計劃是一萬輛。

第二個五年計劃在頭兩年工業任務之順利完成，保障了以後幾年工業的更大高漲，與有實施整個國民經濟技術改造而鬥爭的勝利。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工業發展的總結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實現，與第二個五年計劃頭兩年計劃的順利完成，在社會主義工業方面，

經過了巨大的量與質的躍進。

全部大工業的生產總額，一九三〇年爲二百七十七億盧布，一九三四年爲五百零六億盧布，增加了百分之八二、七。可是，生產消費資料工業的生產額，增加却甚少，僅爲百分之五六。有些重要的輕工業部門，情形都更壞，或者沒有任何增長，或者增長很微，食品工業的總生產額，增長百分之八二、七，即全部工業的平均增長額。

重工業方面，特別有巨大的躍進。重工業基金的總數，一九三〇年初爲六、八一八百萬盧布。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的投資數額，爲三五、一一一萬盧布，即超過原來基金的規模五倍多。講到重工業生產機構復興程度，從下列數字即可明顯看出：一九三〇年，各新開辦與經過改造的工廠，共供給重工業人民委員部全部生產品百分之二〇、九。一九三四年，提高到百分之八六、一。

重工業的生產總額，一九三〇年爲一百四十三億盧布；一九三四年爲二百九十六億盧布，即增長了百分之三〇七。

在這個時期增長得最迅速的，爲電力生產。自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增長了百分之二五一、一。機器製造生產，在這個時期增長了三倍。此等部門之巨大增長，完全附合於爲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鬥爭的主要任務。斯大林在第十七次黨大會的報告裏曾經說道：「在我們技術方面仍然幼稚的國家裏，工業有其特別的任務，它不僅工業本身，不僅工業的各個部門，其中包括輕工業，食品工業與林業，應該在新式的技術基本上實施改造。它還應該改造各種運輸業與農業的各部門。然而，祇有在這個條件之下，即國民經濟改造事業的基本槓桿的機器製造業，在其中佔居主要地位時，此種任務才能完

成。」

在這個時期，機器製造業已佔有主要的地位。一九三四年，機器製造在全部大工業總生產量中的比重，佔百分之二二、六，而一九二九年，不過佔百分之一一、二。按照工業總生產額中機器製造所佔的比重說來，蘇聯佔世界的第一位。

機器製造的巨大發展，在這個部門裏就發生大規模的與很顯著的結構上的變革。為着估量此種變革的規模與性質，以下事實即足以說明之。從一九三〇到一九三四年所利用的新的機器製造的生產量，在重工業人民委員部所屬全部機器製造工業的總生產額中所佔的比重，一九三四年為百分之七三、五。在機器製造的個別部門，這個百分比還要更高，如拖拉機佔百分之九四、六；車床製造佔百分之八五、五。在機器製造生產一般增長三倍的情形之下，拖拉機工業在這個時期的產量，增加了一一、七倍。一九三〇年，拖拉機工業的生產，僅佔全部機器製造生產額的百分之三、五；一九三四年，却佔到百分之一五、七。不必待言，拖拉機工業此種巨大的增長及其比重的增加，對於順利解決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任務：農業的集體化，及為社會主義農業奠定強大的技術基礎，是有何等巨大的意義。

奧爾卓尼基慈在第七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關於重工業的報告裏，引證非常雄辯的事實，來說明機器製造之曾經保障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造。奧爾卓尼基慈曾經回憶列甯希望過有十萬拖拉機來實施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造，繼說：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蘇維埃機器製造工業，事實上曾經給農業以二十四萬輛車輪拖拉機，八千三百七十七輛無限軌道拖拉機。除此而外，農業在這個時期還從蘇維埃機器製造得到四三三、五輛載貨汽車，八六九〇輛輕便汽車，三〇四二輛康拜因機，二四八五九九穀物犁

地拖拉機，九六五三三輛播種拖拉機，三五三一輛棉作耕耘機，六一七五八輛打穀拖拉機，九九八二五輛刈禾收穫機，九四八八六輛刈禾播種兩用機及其他許多的機器。

電力的提高，使蘇聯工業的電氣化大為發展。蘇聯工業中工作機器電氣化的係數，一九三三年為百分之七七、九。而在美國，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七八、七，在德國，一九三三年為百分之七一、九；在英國，一九三〇年為百分之六〇、五。因此，按照蘇聯工業工作機器電氣化的係數說起來，到了本時期之末，它會超過了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各國。

在本時期中蘇聯工業技術上的進步，除了工作機器電氣化係數的增加以外，還有以下的事實可以指述。全部大工業中的勞動動力裝備，一九三〇年每一個人每一工作時，為一、四八基羅瓦特千小時。一九三四年每一個人每一工作時為二、一九基羅瓦特千小時，即增加百分之四八。勞動的電力裝備，一九三〇年每一個人每一工作時，為〇、九五基羅瓦特千小時。一九三四年每一個人每一工作時，為一、六三基羅瓦特千小時，即增加百分之七一、六。頓巴斯煤礦採掘的機械化，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度，佔全部採掘量百分之三九；一九三四年佔百分之七七、二。石油採掘用壓榨器採掘的一九三〇年佔全部採掘量百分之二二、九；一九三四年佔百分之四七、一。鑄鐵爐平均有效容積，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為四百三十二立方米達；而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即祇二百九十立方米達。六百個立方米達以上的鍋爐，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佔全部鑄鐵爐百分之十三；而在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却佔全部鑄鐵爐百分之五十五。完全用機械化的鍋爐冶鍊生鐵量，一九三四年佔全部冶鍊量百分之四六、六，而一九三二年不過佔百分之二五、六。

為蘇聯技術經濟獨立性而鬥爭的成就

重工業的發展，特別是機器工業的發展，保障了蘇聯在本時期為技術經濟獨立性而鬥爭的重大勝利。雖然蘇聯新的建設與改造有宏大發展，而全部技術機器的輸入價值，一九三一年為三一五四萬盧布，一九三四年却降到五六九百萬盧布。蘇聯的機器生產，一九三〇年為三六四七百萬盧布（以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價格計算）；一九三四年增為九六八六百萬盧布。而這個時期機器的輸入，却從四億七千一百萬外匯盧布減至五千七百萬外匯盧布。一九三一年，全部工業中安配的車床總數之中，輸入的車床，佔百分之五八、七。而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度，[※] 降至百分之三一、九。一九二九年，輸入拖拉機支出一億二千一百萬盧布；而一九三二年，輸入拖拉機的支出，僅為十萬零五千盧布。一九三〇年，蘇聯國產的鍋爐，在動力總管理處所屬各區域電站所分配的一切鍋爐之中，佔百分之十一、二；而一九三四年，已經佔百分之一百。蘇聯國產的探平發動機，從百分之十一增加到百分之七六、八。發電機從百分之一一、七，增加到百分之九九、一。

奧爾卓尼基慈在第七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裏說：「現在，幾乎我們國家所需的一切裝備，全部機器，很少例外，均是由我們自己的工廠所生產的了。」

工業地理分佈的進步

在工業的地理分佈方面，有很大的躍進。根據包括全部重工業人民委員部所屬工業基本生產基金百分之八七、七的統計資料，烏拉爾——庫斯涅茲聯合企業，在全部基本生產基金總數裏所佔的比重，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為百分之九、八；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提高到百分之一六、八。

個別煤礦區域在全蘇聯煤礦採掘中所佔的比重，其變化如下：

頓巴斯區域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四年
庫斯涅茲區域	二六、八	七四、三	六五、五
莫斯科近郊區域	二、七	八、〇	一二、七
	一、〇	三、五	四、九

新開辦的庫斯涅茲與瑪尼安果爾斯克冶金工廠，一九三四年出產約二百萬噸生鐵，約佔蘇聯全部生鐵冶煉量百分之二十。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度，蘇聯東部的冶金工廠，祇出產全蘇聯生產煉冶百分之八、六，而在一九三四年，却超過百分之三十一。因此，在蘇聯東部很短期間所建立起來的第二個煤及冶金根據地，到了本時期之末，在煤的採掘及冶金方面，佔有顯著的地位。

蘇聯重工業人民委員部所屬全部工業的基本生產基金，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增加了百分之一二八、七。而白俄羅斯，增加了百分之二四八、九。烏茲貝克，增加了百分之二四〇、六，土爾克曼，增加了百分之二七〇、六。達吉克，增加了百分之三四〇。這是由於在已往落後的民族區域，加強實施工業化政策的結果。在中亞細亞各共和國，建立起大規模的紡織、蠶絲、製糖、罐頭食品，及其他輕工業與食品工業。

幹部的增長

斯大林在第十七次黨大會的報告裏說：「工業在報告期內所獲得的一切成績中最重要成績即是下述的事實：工業在這時間內已造就和鍛鍊出成千成萬的新人材和新工業領導者，大批大批的新工程師和技師，以及幾十萬青年熟練工人，他們已精通新技術並推進着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工業。毫無疑義的，如果沒有這些人材，那工業就不會有現在這樣偉大而足引以自豪的成功。」

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僅從重工業人民委員部方面工業研究院畢業的人員計一三三八名，高等專門學校畢業的計三七八〇〇名，技術學校畢業的計五〇四〇〇名，工廠藝徒學校畢業的計三四七三〇〇名。經過各種各種的訓練班，培育了大量的工人和專門人材。除此以外，並且在自己生產的實際工作中訓練幹部。

一九二九年，在社會主義的大工業中，計九萬七千工程技術人員；而在一九三四年，增加到三十九萬二千人。

斯大林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與冶金工人的談話裏曾經說道：「在三四年之中，我們在技術方面，各種機器生產方面，……以及在其大規模的經營方面，曾建立了巨大人羣的幹部。在歐洲須要幾十年才做成功的事業，我們祇要在三、四年之內，就能在基本上把它做好……這正是我國迅速工業化的基礎。」

然而，爲建立工業幹部而鬥爭所達到的成就，無論如何，不能證明幹部問題，已得最後解決。如像斯大林所指出的，這個問題的解決，在本時期內，不過在基本上把它做好而已。因此，今後對於爲精通技術的幹部而鬥爭的任務，不僅要繼續尖銳提出，而且成爲社會主義工業基本的與主要的任務。

社會主義競賽的發展，勞動生產力的提高

在本時期內，工業勞動的社會主義形式，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在十六次黨大會前夜，發生了社會主義競賽的新形式——混合工作班。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蘇聯工業中已有幾千個混合工作班。一九三一年，蘇聯工人爲答覆斯大林「論經濟工作人員任務」的演詞，開始組織經濟核算班，它很快成爲社會主義競賽的基本形式。到了一九三二年五月，已經有了一十五萬五千個經濟核算突擊班，參加其中者計一百五十萬工人。一九三二年，產生了依斯妥夫的運動——優勝運動等。

社會主義競賽的發展，技術方面幹部的巨大增長，精通新技術的成就，一切這些，反映在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上面。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大工業中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達百分之二十三。在重工業方面，這個時期勞動生產力的增長，平均達百分之三一、五。

勞動生產力本身的增長，無論如何顯著，然而，由於工業實施技術根本改造結果所建立的巨大可能性比較起來，仍屬不夠。勞動生產力發展之相對的不夠，證明熟習新技術，遠未充分，應該繼續與加強熟習新技術的鬥爭。

工人物質生活的改善

在本時期及以前社會主義工業發展的成就，使工人物質福利不斷的提高。

一九三〇年，失業完全消滅了。大工業中職工的數量，一九三〇年為四百三十萬；一九三四年增加到六百五十萬，即增長一倍半。大工業中的年度工資基金，本時期增加到一百二十六億盧布。大工業中每一工人的平均年度工資，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六。工人文化生活設備方面國家的支出，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增加了一倍。工業中成年工人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平均為七、八小時，一九三四年減至六、九七小時。工人的居住條件，也大為改善了。

工業管理的改組

在本時期內，社會主義工業的順利發展，促進了工業組織的改善，與工業財政制度的改變，工業領導組織的改善，其方法係接近企業，消滅祇顧自己，不顧別人的作風，加強領導的具體性與事務性。經濟機構的不靈活的領導，增加以調整。根據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的決議，取消了最高國民經濟會議。同時在此基礎上，曾組織了許多經濟的人民委員會，其中有重工業人民委員會與輕工業人民委員會。不靈活的經濟上的聯合組織，也加以調整。在重工業方面，一

九三一年六月，有三十二個聯合組織。一九三二年六月，計七十八個聯合組織。根據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蘇聯人民委員會的決議，很多聯合組織完全取消，改組成爲托辣斯。在大企業方面，創設了兩級管理系統，即總管理處與企業。一九三四年，直接隸屬於重工業人民委員部總管理處者，計一百五十個工廠與聯合企業。許多大工業企業直接隸屬於人民委員部。

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蘇聯人民委員會與聯共中央關於噸巴斯煤礦工業工作的決議，在改造工業管理系統方面，會起重大作用。在這個決議裏，堅決斥責那種管理系統，它用許多完全不必要的司與組，來分散和割裂對於礦坑企業的領導。決議建議根據地理與生產的原則，改造對於礦坑的管理。蘇聯人民委員會與聯共中央關於噸巴斯煤業管理系統的決議裏所指出的缺點，其他工業部門也同樣存在。因此，這個決議也成爲一切工業管理改造的基礎。

工業財政制度的改變，乃與一九三〇年實施的信用改革有關。此一改革的基本內容，乃從商業信用過渡到直接的銀行信用。另一方面，爲蘇聯人民委員會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四日，三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的決議所作的修正有關。這些修正之所以發生，因在實際上進行信用改革的初期，發生了深刻有害的曲解，這種曲解，表現在對於計劃一般的與自動的信用，在執行時沒有核算。這就可能要用銀行信用來彌補計劃執行方面的漏洞。蘇聯人民委員會頒佈決議消滅信用之自動主義，縝密地規定短期銀行信用的目標。各企業與經濟機構，賦以自己的流轉資金。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的命令，曾建立了基本建設財政的專業銀行系統，以司投資支出的監督。

工業財政制度的改革，會促進經濟核算的鞏固，與加強工業企業在量與質方面完成與超過計劃的鬥爭。

第七章 爲實現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而鬥爭時期的

工業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

斯大林「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

由於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結果，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有了充分新式的頭等技術。

爲實現國民經濟技術改造而鬥爭，特別提出了幹部問題。黨部當局，過去曾經不祇一次地指出了這個問題的重大意義。雖然過去幾年，曾經揀用了許多辦法儲訓幹部，然而，熟練幹部的增長，較之技術的增長還遠爲落後。此種情形，爲社會主義國民經濟之繼續發展，包含着嚴重的危險。這種情形之所以發生，由於一大部份工作人員輕視幹部的意義，把技術化爲偶像崇拜，而不了解技術若不精通技術的人才，那就是死的東西。應該轉化工作人員的注意，去完成培植幹部的任務。要提出新的口號，這個口號所要集中注意的，已經不是如像在改造時期初期一樣的技术，而是人材，而是能够完全利用技術的幹部。

在這方面，斯大林在一九三五年五月紅軍學院畢業典禮上的演說，有重大的意義。斯大林在這個演說裏，曾經提出「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號召要重視幹部，以一切方法關切幹部的培養。這個號召，得到廣大的反響。

斯達哈諾夫運動

斯大林在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演說以後幾個月，在頓巴斯煤礦工業中，誕生了斯達哈諾夫運動。這個運動，以後就很快的散佈到其他工業部門中，運輸業中以及農業中。斯達哈諾夫運動，乃社會主義競賽之新的更高的階段。這個運動之所以稱為斯達哈諾夫運動，乃因為此一運動之首創人，是姓斯達哈諾夫，名阿列克雪。他是頓巴斯「中央依爾盟」礦坑裏的氣鑽掘煤工人。他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在一個工作班內，採掘了一百零二噸煤炭，超過普通採煤定額十四倍之多。這個榜樣，遂製成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為超過生產定額，為新的勞動生產力之高漲的羣衆運動之端緒。繼斯達哈諾夫之後，在各個工業部門裏，其他斯達哈諾夫運動的先驅者，曾表現了空前的勞動生產率的紀錄。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曾經舉行了第一次全蘇聯斯達哈諾夫工作者會議。這個會議及斯大林在會議上的發言，對於斯達哈諾夫運動繼續開展的事業上，具極大的作用。

斯大林在會議上的演詞，對斯達哈諾夫運動的根源，給以詳盡的分晰，並揭示其巨大的歷史意

義。

斯大林會指出，斯達哈諾夫運動的根源，乃由於蘇聯沒有剝削，工人物質生活的根本改善，蘇聯所建立的新的先進的技術，能够精通技術並把技術推向前進的幹部之增長，斯達林特別指出斯達哈諾夫運動與最新技術之內部聯繫。他指出：沒有新的高級的技術，這個運動是不可能的。斯達哈諾夫工作者，就是那樣的人才，他們完全精通新技術，並且能够最大限度的從新技術中汲取可能汲取的東西。斯大林指出，斯達哈諾夫運動是蘇聯工業中的革命，在它的基礎上，是深刻的革命的。因為它破壞舊的技術觀點，舊的技術定規，舊的預定的生產能力等等，而要求用新的來代替它。

斯達哈諾夫運動的意義，還不局限於此。斯大林會指出，斯達哈諾夫運動的意義，還在於它開闢這樣一條道路，祇有在這條道路上，才能够達到更高的勞動生產力的指標，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而準備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聯共中央全會，會討論進行斯達哈諾夫運動與工業及運輸的任務。全會決議中指出，某些經濟工作人員，不了解斯達哈諾夫運動的意義，拘囿於預定的生產能力，這種能力是由工人和技術幹部的落後性決定的。他們不僅不能領導斯達哈諾夫運動，而且在開始時甚至阻礙它。大會指出：應該消滅一部份保守的經濟工作人員與工程技術人員對於斯達哈諾夫運動的反抗。同時指出：應該極力幫助那些經濟工作人員，工程師與技術人員，他們迎接斯達哈諾夫運動，然而仍不善於去領導它。大會責成黨與職工會組織，暴露企圖危害斯達哈諾夫運動的仇視份子，把廣大的羣衆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大會認為，應該用更高的技術定規，來代替現行陳舊的技術定規。

根據聯共中央全會的決議，在一九三六年的上半年，在各個工業部門中，曾舉行了各部門的會議，制定新的更高的生產定規，以代替以往的生產定規。為掌握新的生產定規的鬥爭，會促進勞動生產力之繼續增漲，與斯達哈諾夫運動的發展。一九三六年末，根據中央經濟統計局的調查，在鐵礦工業中，平均完成新的生產定規，達百分之一四四、三。黑色冶金中，達百分之一三一、二。電力機器製造，達百分之一三一、四。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八月，斯達哈諾夫工作者的數目，在電站中增長二、五倍。在黑色冶金與機器製造業中，增長幾達四倍。在石油加工工業中，增長五倍。在肉類工業中，幾增長六倍。在糖果工業中，增長逾六倍半。到一九三八年初，斯達哈諾夫工作者的數目，在重型機器製造中，佔全體工人數量中百分之三五。在南俄黑色冶金各工廠中，佔百分之四〇、八。在農業機器製造企業中，佔百分之四二。在電站中，佔百分之四二等等。與斯達哈諾夫運動工作者增加同時，突擊者的數目也增加了，他們顯著地超過定規，並成為各種斯達哈諾夫運動工作者繼續增加の後備。

斯達哈諾夫工作方法的本身，曾加改善，在初期，斯達哈諾夫工作者所達到的勞動生產率之增加，是靠着優良的勞動組織，與加緊利用機器。接着此種方法，為達到斯達哈諾夫工作者勞動生產率的紀錄，技術程序之優良，與改善勞動工具，起更大的作用。

勞動生產力之增加

斯達哈諾夫運動的發展，促進了勞動生產力之迅速增長。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社會主義工業中的勞動生產力，增加了百分之三〇。勞動生產力之此種增長速度，是資本主義工業任何時候所不會想到的。

蘇聯工業勞動生產力之增長，假若沒有暗害份子對於斯達哈諾夫運動的破壞，毫無疑義還要更大。暗害份子不惜採取任何手段，以謀阻滯斯達哈諾夫運動。

某些經濟工作人員，錯誤地熱衷於個別工人的個人紀錄，而忘記應該去組織大眾的運動，應該保障每個斯達哈諾夫工作者及突擊工作者以生產工作的條件，這種情形，給斯達哈諾夫運動的發展與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以顯著的損失。其結果，遂產生如此不正常的現象，即一方面有表現勞動奇蹟的紀錄的斯達哈諾夫工作者，一方面許多工人却沒有完成定規。黨部當局，曾經採取堅決辦法，消滅組織斯達哈諾夫運動的此種缺點。

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先期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工業方面的總結

國民經濟改造政策之徹底實施，熟習新技術的成就，與斯達哈諾夫運動的發展，遂保障了第二個五年計劃工業方面的先期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於四年零三個月，即到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完成了。

社會主義得到新的重大的勝利。

到第二個五年計劃之末，即一九三七年末，第二個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顯著超過了。工業生產量，照計劃規定係增長百分之一一四，實際却增長百分之一二一，到一九二七年，照計劃規定係達到九百三十億盧布，實際却達到九百五十五億盧布。工業生產每年的增長速度，按計劃規定係百分之六、五；實際却達到百分之七、一。

同一個時候，世界資本主義各國的工業，到一九三七年末葉，祇達一九二九年水準百分之九五至百分之九六，到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走入了新的經濟危機的邊緣。蘇聯工業到一九三七年底，達到一九二九年水準的百分之四二九，與戰前水準比較起來，增長了八倍多。

重工業生產的增長，特別迅速，消費資料生產的增長為百分之一百，則重工業生產的增長為百分之一四〇，生產手段生產增長的五年計劃，完成了百分之一二二。在生產消費資料的各部門，食品工業超過五年計劃的定規，完成百分之一一三。輕工業在五年計劃中不盡滿意，祇完成計劃的百分之八五。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重工業的發展，比較生產消費資料工業的發展，尤為迅速，其主要原因，莫洛托夫在聯共十八次大會上曾經指出。他說：「環境使得我們在執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過程中，對於工業發展的計劃，要進行重大的修正。如像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一樣，鑒於國際環境的需要，我們曾經提高了國防工業發展的預定進度，而要做這件事請……是要做得不少的。這需要大大的加緊重工業的發展，同時相當的抑制輕工業的發展速度。這樣，我們就使得最侵略的帝國主義者，對於蘇聯的態度溫和一點。」

機器製造業，在解決第二個五年計劃基本的經濟任務：完成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方面，起主導作用。它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的發展速度，較之全部重工業，尤為迅速。一九三七年，機器製造與五金製造工業的總生產量，為二百七十五億，而照計劃的規定，為一百九十三億盧布。比較一九三二年，增加二、九倍；按計劃規定，為二、一倍。機器製造生產量此種巨大增長，會保障完成國民經濟各部內在本基本上技術方面之重新改造，與鞏固蘇聯的國防能力。

電力生產、煤炭採掘、化學與黑色冶金的發展，亦至為迅速，它們的發展，大大的保障了機器製造與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成就。電力生產，一九三二年為一百三十五億基羅瓦特小時。一九三七年，增加到三百六十四億基羅瓦特小時，即增長二、七倍。煤炭採掘幾乎增加了兩倍，一九三二年為六千四百三十萬噸；而一九三七年則為一億二千八百萬噸。化學工業的生產，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增長了三倍。生鐵鍊冶，一九三二年為六百二十萬噸；一九三七年則為一千四百五十萬噸。鋼的鍊冶，一九三二年為五百九十萬噸，一九三七年則為一千七百七十萬噸。延鐵生產，一九三二年為四百三十萬噸；一九三七年則為一千三百萬噸。這樣，鋼及延鐵在五年計劃中的增產，增加了三倍。同時，生鐵鍊冶，增加二、三倍。斯大林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招待五金工人代表席上曾經指出，應謀鋼的生產超過生鐵鍊冶，現在是實現了。一九三二年，生鐵鍊冶，超過鋼的鍊冶百分之五、一；那麼，一九三七年，鋼的鍊冶，則已超過生鐵鍊冶百分之二二、一。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良質鋼的生產，特別有重大的成就。良質延鐵的生產，增加了四、五倍，一九三七年的產額為二百五十萬零八千噸。電鋼鍊冶增加了八、四倍，一九三七年為八十六萬噸，按

照電鋼鍊冶的規模上來說，蘇聯佔世界的第一位，超過一切別的資本主義國家。鐵合金的生產，亦向前迅速發展。一九三六年，曾鍊冶了十四種鐵合金，計十二萬五千五百噸。一九三二年不過鍊冶了七種，計一萬五千噸。到了五年計劃之末，蘇聯不僅能夠完全減少合金鐵的輸入，而且某些種合金鐵還有餘力輸出。

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完成與超過，保障了蘇聯紅軍與紅海軍戰鬥能力的大為加強，伏洛希洛夫在十八次黨大會的演詞裏，曾用很輝煌的數字，描述蘇聯國防能力的鞏固。蘇聯紅軍在哈桑湖所給日本的重大打擊，即蘇聯國防力量的堅強表現。

工業技術改造的完成

工業技術改造的順利完成，可舉以下的事實以說明之：

一九三七年，從第一個及第二個五年計劃中所建設或完全改造的企業中，所得到的生產量，佔全部工業生產量百分之八十。個別的工業部門，這個百分比還要更高。例如：全部重工業，一九三六年已佔百分之八七、四。黑色冶金，佔百分之九六、六。化學工業，佔百分之九五、二。電站，佔百分之九〇、八。機器製造，佔百分之八八、三。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國民經濟中所用的車床，其中百分之五十以上，係第二個五年計劃期中所建造，每個工人勞動的動力裝備，一九三七年為五千七百基羅瓦特千小時，而按計劃的規定，僅五千三百基羅瓦特千小時。一般工業工人的電力裝備，從二千

一百零羅瓦特千小時，增長到四千三百七十羅瓦特千小時。鑽煤的機械化，一九三二年佔百分之六五、四，一九三七年則佔百分之八九、六。按照鑽煤機械化的水準說來，蘇聯佔世界的第二位。到了第二個五年計劃之末，石油採掘幾乎完全機械化了，用完全機械化的鍋爐所冷卻的生鐵的比重，一九三二年佔百分之二五、六，一九三七年則佔百分之六十二以上。泥炭採掘的機械化，一九三七年達百分之七五。一九三六年，百分之七十八的麵包，係用機械化的方法焙烤的。

工業本身及其他國民經濟部門的技術改造，幾乎完全是用蘇聯自己所製造的機器進行的。估計到這點，以上所引數字的意義，更為加大。一九三七年，蘇聯機器裝備輸入的份量，佔其需要總數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而在一九三二年，却佔百分之十一。一九三二年，車床輸入的比重，佔全部裝配車床總數百分之六十六，而在一九三七年，僅約佔百分之十。

新式生產與新式技術之熟習，工業工作技術經濟指標之改善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中，一切工業部門，特別是生產生產工具各部門，新式生產與新式技術之熟習，得到重大的成就。

第二個五年計劃期中，各重要車床工業工廠，按照規定是要製造二百種國產的新式的車床，實際却製造了二百七十種。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蘇聯車床製造生產，以最簡單形式普通車床佔優勢。第二個五年計劃中，自己生產特種的有許多工具的和機械化車床，作為大規模連續生產與不斷生產之用。

同時，也自己製造重型車床，與有強大能力的鍛冶槌和鑽槌。

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年代中，曾經創造了許多農業各部門的新式機器，這些機器的結構，基本上是蘇聯所獨創的，如：北方的康拜因機，馬零臺耕種機，收穫糖蘿蔔用拖拉機等。開始大規模的製造「依思」式客車，附有「梭」式燃料車，蒸汽器的新式車輛，蘇聯獨創的電氣火車等。製造了許多最新式的冶金、採礦、與化學工業用的機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蘇聯各機器工業工廠，出產了二百八十種食品工業用新式機器。不僅在機器製造方面，在化學，黑色及有色冶金，及其他工業部門，均自己製造了各種新的生產。

重新建立了生產鐵、錫、鉛、磁鐵的工業，生產人造橡皮、寢素、加里肥料，磷灰石等部門的工業。

新技術的熟習，改善了生產的工業技術。在工業技術過程方面，電力使用得到重大發展。一九三六年，在這方面的需要，曾消費了將近四十億基羅瓦特小時的電力，計全部工業電力消費百分之七、五。在黑色冶金、化學、及其他工業部門方面，工業技術過程的改善，是由於加強技術過程的結果。

第二個五年計劃中熟習新技術所得到的成就，首先就是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在全部工業中，勞動生產增長百分之八十二，而按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規定是增長百分之六十三。重工業中勞動生產力增長百分之一〇九、三，而按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規定是增長百分之七五。熟習新技術的另一個成就，即機器裝備的利用的改善。熔鐵爐有效容積利用的係數，一九三七年為百分之一、一，按第二個五年計劃

的規定，爲百分之一、二，一九三二年爲百分之一、七五。馬丁式熔爐一平方米達面積爐底，平均每晝夜鋼的鑄滓，一九三七年爲四、三五噸，按計劃規定爲四、一二噸，一九三二年爲二、一二噸，石油工業每部機器每月的鑄鑿速度，爲四六〇米，按照計劃的規定爲三百米，一九三二年爲一〇八米。各區域電站所規定能力每年利用的時數，一九三二年爲三四六〇，一九三七年爲五三八〇，以上所述改善利用裝備機器的此種成就，在別的工業部門，也同樣情形。

熟習新技術之最重要的成就，即減低工業生產成本與提高工業內部的積累。不計算原料，物料及燃料價格變動的影響，重工業生產成本的減低，平均爲百分之二七，其中：機器製造爲百分之四五，黑色冶金爲百分之二〇，基本化學爲百分之三〇。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電站與黑色冶金中燈料的節約，比較一九三二年的定額，爲二千七百五十萬噸，幾乎等於一九一三年的全部煤產。一般工廠消耗的損失水準，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年代中，整個工業幾減低百分之二十，重工業減低百分之三五。一九三六及一九三七年，重工業的各部門，幾全獲利潤。一九三六年，重工業人民委員部所屬工業，得到三十二億盧布的積累。

工業配置的改變

第二個五年計劃中社會主義工業的發展，發生工業配置的重大進步。如黑色冶金延鉄方面，蘇聯各重要冶金區域的比重如下：

南部

東部

中部

一九三二年

六四、一

一六、八

一九、一

一九三七年

五四、六

二九、五

一五、九

南部的比重，在一切黑色冶金的基本產品方面，均形減低。東部的比重，在一切產品方面，均有增長。中部的比重，在生鐵方面有增長，在鋼及延鐵方面減少。這種情形，完全附合社會主義生產力配置的原則。

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在探煤方面，各重要煤礦區域的比重，均有改變。其他工業部門的地理配置，均有顯著的變化。

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三個五年計劃與工業的任務

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在蘇維埃政權的年代中，經過了巨大的途程。社會主義體系，成了蘇聯工業唯一的體系。到了第二個五年計劃之末，一九三七年，蘇聯工業的生產總量，較之一九一八年，增加八倍多；較之一九一三年的水準，增加九倍多。重工業的生產量，增加尤大；一九三七年，較之一九一三年的水準，增加一〇、二倍。五金製造工業的生產量，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增加十九倍。電力生產，增加幾達十九倍。重工業在全部工業生產中的比重，一九一三年佔百分之三三、三，一九三七年佔百分之五七、八。機器製造的比重，一九一三年佔百分之六、八，一九三七年佔百分之二五

、五。

蘇聯從一個農業國家，工業基礎很脆弱，技術落後，不得不從國外輸入生產工具以滿足自己需要的國家，變成了強大的工業國家，它有很發展的工業，以及最頭等的技術裝備，並能完全滿足國民經濟與國防的需要。

一九三九年三月，舉行了第十八次黨大會，大會認為：由於第二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的結果，蘇聯已經最後消滅一切剝削階級，並且完全消滅產生剝削人及把社會分成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原因。因此，在蘇聯「已經在基本上實現了共產主義的第一階級——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勝利，已經以法制的形式，鞏固在蘇聯新憲法中。

大會通過了宏大的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三個五年計劃，認為蘇聯在社會主義既得成就的基礎上，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完成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與逐漸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階段。」

大會認為，蘇聯在基本上已完成了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按照生產技術的水準上說來，已超過歐洲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同時指出：雖然蘇聯工業生產已有巨大增長，然而按照每個人人口計算的生產規模上說來，由於革命以前帝俄工業的極端落後，到了第二個五年計劃之末，比較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各國，仍為落後。例如按蘇聯人口分攤計算，則電力比法國落後兩倍，比英國落後三倍，比德國落後三、五倍，比美國落後五、五倍。生鐵比英法落後兩倍多，比德國落後二、五倍，比美國落後三倍。銅比法國落後幾兩倍，比英德兩國落後幾三倍，比美國落後幾四倍。而煤炭、織品、紙、肥皂及其他

工業商品，蘇聯按人口分攤起來，亦仍落後。十八次黨大會曾經指出：爲着保障共產主義在與資本主義之歷史競賽中，獲得最後的成功，則蘇聯工業生產此種相對的不足，應完全消滅。大會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既得成就的基礎上，能够而應該提出，並在十年至十五年的最短期間，解決蘇聯的基本經濟任務，即：在經濟方面，也得趕上並超過最發展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與美國。」

斯大林在十八次黨大會的報告裏指出，祇有當蘇聯在經濟上也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時，才可指望蘇聯完全充滿消費品，有豐富的產品，那時所有可能完成從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到共產主義第二階段的過渡。

爲解決蘇聯基本經濟任務而鬥爭的最重階段，就是順利執行工業方面的第三個五年計劃。

按照十八次黨大會所通過的計劃，第三個五年計劃中工業生產額的提高，應爲百分之九十二。即照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物價計算，一九三七年爲九百五十五億盧布，一九四二年應增至一千八百四十億盧布。其中消費資料的生產，應增加百分之七二，生產手段的生產，應增加百分之二〇七，其中機器製造與五金製品，應增加百分之二九。重工業特別是機器製造發展的異常迅速，乃由於要解決蘇聯基本的經濟任務，必須繼續大大加強各國民經濟部門的技術裝備。

全部重要工業，特別是燃料、電力與某些國防生產，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中，應以巨大的生產速度，保障建立大規模的國家後備。

第三次五年計劃中生產的增加與後備的建立，應該保障開創大批新的能力，繼續提高勞動生產力與減低成本。整個工業的資金建設，第二個五年計劃爲五百八十六億盧布，第三次五年計劃爲一千一

百一十九億盧布。其中生產生產工具的工業，爲九百三十九億盧布，生產消費資料的工業，爲一百八十億盧布。工業中的勞動生產力，應增加百分之六五，其中重工業應增加百分之九五，七。由於提高勞動生產力而得到的工業生產的增加，應爲六百二十億盧布，工業生產的成本，應減低百分之十。一九四二年，比較一九三七年應節約二百億盧布。

第三次五年計劃中，工業配置方面應繼續躍進，使接近原料產地與消費區域，消滅不合理的與非常遙遠的轉運，繼續提高過去蘇聯落後的經濟區域。在蘇聯各經濟區域的基礎上，應保障綜合的經濟發展。在這些經濟的根據地，如東部區域，烏拉爾，伏爾加河流域，應在機器製造，石油採掘與化學各部門，建立第二類企業，以消除從唯一企業的地方，供應某些產品的現象。在東部及遠東區域，應極力發展冶金根據地。這些地方，應開辦第三個五年計劃中所規定的熔礦爐的四分之三。在蘇聯東部，應建立新的大規模的紡織工業根據地等。

爲加速建設期限與生產能力的開工，及在國家經濟區域的基礎上，分配新的企業，第十八次黨大會特要求堅決與醉心大工程的現象鬥爭，廣泛地過渡到建築中等企業與小企業。

第十八次黨大會指出，完成提高生產既定計劃之最重要的條件，爲培訓熟練工人幹部，技術與工程人員，用一切方法發展社會主義競賽與斯達哈諾夫運動。

第十八次黨大會指出，爲實現第三個五年計劃的任務，應該完全消滅托洛茨基布哈林危言份子反革命派的殘餘，提高革命的警覺性。

蘇聯工業史綱

著作者 布洛維爾
翻譯者 克昂
印行者 天下圖書公司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12月
北平第三版

蘇聯研究叢書

蘇聯社會·國家·人民

蘇聯地理

蘇聯歷史

蘇聯計劃經濟

蘇聯財政制度

蘇聯工業化之路

蘇聯工業史綱

蘇聯企業經營

蘇聯宗教問題

蘇聯文藝科學

蘇聯電影戲劇

談蘇聯文學

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

文學的人民性

生物科學狀況

卡爾賓斯基著
辛譯

米哈伊洛夫著
蔣譯

潘克拉托娃著
華譯

張新華著
華譯

科志敏諾夫著
友譯

吳高列波夫著
友譯

吳新華著
華譯

張新華著
華譯

布洛維爾著
華譯

克洛維爾著
華譯

布尼莫維茨著
康譯

杜雅康著
康譯

柯洛索夫著
海譯

文海譯
普洛特金著
蔣譯

郁文蔣譯
陶林斯著
蔣譯

馬爾夏克著
蔣譯

莊譯
范西里夫著
蔣譯

文編著
蘇聯希田著
蔣譯

李森科著

李向獨
伊譯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北京地安門內米糧庫三號

BC

51.29

蘇聯工業史綱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華北三版

基本定價：五元四角